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司宗司賓司監牧

宗監司宗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漢懲秦失  
大封子弟受命宗臣以主屬籍所以厚親親而重國  
本也典午之後頗有沿革而職司帝緒未嘗廢闕蓋



將以董正昭穆糾綏宗族達孝悌之道固盤維之本  
 俾夫嫡庶區分尊卑定位齒序斯著內朝有光譁譁  
 棣華得和樂之譽振振公姓彰仁厚之風傳日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非邑司有  
 典名簿克舉則何以惇叙九族臨炤百官者乎  
 漢劉郢客楚元王之子高后以為宗正封上邳侯  
 平陸侯禮楚元王子也景帝元年為宗正

德侯劉通景帝三年為宗正

沈猷侯受為宗正坐聽請不具宗室耐為司寇

受為宗正

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劉辟疆楚元王之孫休侯富之子清靜少欲嘗以書  
 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霍光擇宗室子可用者辟疆  
 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二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  
 先帝之所寵也遂拜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  
 八十徙為宗正數月卒

劉德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為宗正徙  
 為大鴻臚丞遷大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  
 蓋主事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蓋長  
 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  
 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望怨也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



卿缺不審可轉作否

朱整泰始二年以待中中書監爲宗正卿

王覽咸寧元年以大中大夫爲宗正卿

陳南康愨王曇朗子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

幹畧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尋爲給事中太子洗馬權

兼宗正卿

秦明王翰孫纂大武封爲中山王纂於宗屬最長宗

室有事成就諮焉

封琳爲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彭城王總獻文之子孝文爲家人書於總曰教風容

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

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

師範屢有口勅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

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

隨事以聞吾肅治之若宗室有憊隱而不舉鍾罰汝

躬綱維相厲庶有觀政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總翼

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

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蒙哀惜不謂令詔終

不矜免猶願聖慈垂賜蠲遂文孝曰汝諧往欽哉

版後魏杜佺一條



饒陽男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孝明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謂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陳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地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練三千疋所以存慈眷

此皆先朝慤懃尅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雖死不僵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大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殞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



遇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  
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僕射元暉奏同遷表靈太后  
不從

後周宇文測為太祖丞相府右長史太祖令測詳定  
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嘗侍黃門侍  
郎

鮑宏武帝勅宏脩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踈屬賜姓  
三篇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太僕少卿安康  
郡公襲譽我之同姓派別枝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

特聽合譜宗正恩禮之差同諸服屬

十二月六日又詔義安郡王李孝常屬籍宗正寺

二年二月詔曰朕受終揖讓君臨四海普天之下同

加惠澤宗緒之情義越嘗品宜有旌異以明等級諸

宗姓官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管攝別為團伍所司明立條

式

高祖永徽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宗正卿李博文問

曰此問諸親何以得有除屬者對曰以屬踈降畫故

除摠三百餘人帝曰朕追遠之感實切于懷諸親服



屬雖疎理不可降並宜依舊編入屬籍

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祕書監薛王隆業爲宗正卿  
玄宗開元十三年四月詔嗣王有傍繼者並宜摠停  
二十年七月七日詔宗正寺官員以宗子爲之

二十二年七月勅曰諸贈太子須年官爲主廟並致  
享祀雖禮欲歸厚而情實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預  
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嘗豈云教孝其諸  
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  
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二十五年秋七月乙卯勅諸陵廟並隸宗正寺其官  
員悉以宗子爲之

濮陽郡王徽爲宗正卿頗承恩奏請宗正奉陵廟  
李揆開元末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並知宗子  
表疏

天寶元年七月詔曰古之宗盟異姓爲後王者設教  
莫貴其親殿中侍御史李彥允等奏稱與朕同承梁  
武昭王後請甄叙者源流寔同譜牒猶著雖子孫千  
億各散於四方而本枝百代何殊於近屬况有陳請  
所宜敦叙自今以後梁武昭王孫寶已下絳郡姑臧  
燉煌武陽等四房子孫並宜隸入宗正編諸屬籍以



明尊本之道用廣親親之化

五載二月十二日勅九廟子孫並宜叙入五等親永  
爲嘗式

張洎爲駙馬都太嘗卿又以承恩太嘗復奉陵廟自  
後宗正太常奉者數四

代宗永泰二年十月宗正卿吳王祗奏上皇室永嘉  
新譜二十卷太嘗博士柳房撰也房精於譜學按宗  
正譜牒自武德以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  
卷  
大曆二年八月勅宗子寺復奉陵廟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宗正寺奏准貞元二十一年勅  
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今年勅放三百人伏  
緣人數至多不霑恩澤白身之輩將老村間乞降特  
恩更放二百人出身許之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宗正寺奏今年二月十三日應  
赴御樓陪位宗子前資見任及嘗選未出身宗子摠  
狀共三千二百八十九人前件陪位宗子等准赦書  
節文仍據始封每王後與一人出身委宗正卿詳圖  
譜取一房最沉翳者充數具名聞奏者伏以所赴陪  
位宗子緣遇參選時遠方臻集并京畿之內人數至



多若據赦書節文所放全少始封王後只有四十八房今請條流從長慶元年四年寶曆元年三度遇恩並未霑及者伏請准寶曆元年正月七日赦書節文每戶下放一人出身其從寶曆元年已前三度受恩已曾放出身檢勘三代名同者並不在此限伏冀沉翳適霑恩澤遠房孤弱盡獲出身制可

開成元年閏六月乙未召宗正卿李弘澤問圖譜弘澤對以自肅宗已來並未脩續臣已請追林贊鄭覃與李固言林贊實有氏族學時論以爲不公癸卯勅追沔王府長史分司東都林贊同脩七聖玉牒從宗正寺之謂也

二年六月癸巳朔宗正寺奏諸府州如有宗子寄寓貧病不能自濟者有羈旅道途棲遲丐食者並請所在州縣切加存卹兼隨事接借不得令有侵欺致使抑屈如有違犯禮禁自冒刑名卽任所在州縣子細勘問仍先具罪狀申報宗正寺待寺司聞奏不得懸便科斷所冀遠方宗子平時無困辱之虞守土諸侯聖朝識敦睦之意伏以事關國體臣忝職司詔今宗正寺散牒所在搜訪宗室無官官貧無交不支濟者指實具名聞奏



四年閏正月翰林學士柳璟奏今月十二日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宗永泰新譜事頗精詳令臣自德宗皇帝陛下御極已來依舊式脩續伏請宣付宰臣詔宜令宗正寺差圖譜官與柳璟計會脩撰仍令戶部量供紙筆璟續成十卷以附前譜  
梁太祖開平五年三月宗正卿朱遜圖譜官朱損之進所撰述天潢源派二軸各賜帛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宗正卿李紆奏三京畿縣有陵園處每縣請都置陵臺令一員與專局分免有曠遺

二年七月宗正少卿李萇請脩恭陵和陵

長興三年七月宗正寺奏今年經大雨太廟正殿踈漏門樓墊陷官墻及神門伏舍並皆缺漏請下所司脩補司天以墓年不宜興造請隨缺壞處量事增脩從之

末帝清泰二年正月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雍坤和徽四帝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壬午朔宗正卿石光贊奏昔周武王奄有天下過商容之間必式見比干之墓卽



封蓋褒賞賢良尊崇忠義伏惟皇帝陛下顯膺天命  
 開創洪圖解網行仁救時順動樂業不知於帝力悅  
 隨但聽於山呼盛德難名太平可待臣伏見滎陽道  
 左石君廟本前大中大夫石奮之廟奮有子四人各  
 二千石祿漢高祖曰人臣尊寵畢集其門故號萬石  
 君德行懿純備列前書唐大中十三年鄭州司馬石  
 貫稱裔孫刈石廟庭備紀其事伏遇皇帝行幸浚郊  
 經過滎水展義已聞於岐路覃恩宜布於幽明其萬  
 石君廟伏乞俯弘霽澤特賜崇封俾光遠祖之徽猷  
 益茂我朝之盛典有旨待續施行

石光贊為太子賓客光贊少為儒飽

於遊宦後唐時歷諸藩從事晉高祖即位自滑州節  
 度判官擢為宗正卿少時嘗有占者云子晚歲當因  
 姓氏為美官果如其言晉氏本出迴鶻來自金山府  
 明矣如後魏後周奄有天下非以生於中土則為貴  
 焉始見太嘗禮官定石慶為始祖又光贊嘗以史傳  
 苗裔纂成王牒編次以獻高祖其間有晉魏已前官  
 至拾遺補闕者  
 聞者知其寡學

司賓

孔子云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其司賓之謂  
 乎故三代之禮周制彌文官居其方政乃用又大則  
 有行人之職次則有掌客之名咸領於秋卿動繫於  
 國體朝聘會同之事莫不由之餼獻飲食之數於是  
 乎在至若優禮二王之後懷來四夷之長其儀式序



著之於籍漢氏以降益重其選屬於委任靡限他官用能勞徠殊鄰交好與國升降揖讓而有度導迎接對以咸宜固有才職兼明辭令嘉淑風鑒標舉器用博達能稱厥職有轂於時焉者

漢韓昌為車騎都尉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款回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遣昌迎之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又遣昌與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送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北

南齊宗史為臨川王嘗侍武帝與魏和親勅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以其才辨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并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

張融為從事中郎將魏聞融名武帝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之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

劉繪為中書永明末魏使來繪以辭辨勅接魏使事畢當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臣欽若等曰繪與魏使李彪問答甚多事具奉事敏辨門

梁范岫仕齊為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



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  
蕭撝爲太子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武  
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東賓館  
危胥爲太學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嘗兼主客郎對接  
北使魏使李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答曰我本  
訓胄虎門適後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  
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  
宜繇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不足  
對揚盛美豈敢言屈

傅岐爲鎮南諮議叅軍兼中書通事舍人美容止博  
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嘗遣岐  
接對焉

後魏裴駿爲中書侍郎宋武帝遣使明僧暲朝貢以  
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嘗侍於境上勞接

李安世獻文時爲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  
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  
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  
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  
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



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繇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今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以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世言慚而罷

劉芳窮窘篤學有志行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

甄琛孝文時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深欽其器貌嘗歎咏之

成淹爲著作卽齊遣其散騎嘗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文明太后喪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報之云弔有嘗式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孝文勅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時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旣久南北皆須准望齊喪高帝魏遣李彪通



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  
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喻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以  
鳴玉盈庭貂璫曜目百僚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  
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  
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厚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  
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搥膝  
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  
卿以虞舜高祖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  
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

惟齋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遂緇衣帽以申命今  
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  
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  
君子也但以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禮見罪亦復何嫌  
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帝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  
淹以狀對帝詔冲曰我所用得人勅仍送衣帽給昭  
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淹  
後爲侍郎南齊遣其散騎嘗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  
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  
雲物帝勅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次館



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  
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  
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  
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  
庚華及何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  
掩目卿何爲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  
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

崔景俊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齊使蕭琛范雲  
李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爲孝文所賞  
稍遷散騎侍郎接對齊使蕭琛范雲薛麟駒好讀書

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太和九年齊使至乃詔麟駒兼  
主客郎以接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爲中散大夫梁武遣使朝貢侍  
中李神儁舉系爲尚書南主客郎系前後接對凡十  
八人頗爲稱職

劉隲爲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勅接對其  
使十六人

孟威孝明時爲直閣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  
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郎爲使  
主以威兼散騎嘗侍爲副遠畿迎接阿那瓌之還國



也復以威爲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嘗侍爲使主護送之

東魏李諧爲中書侍郎天下平時南北通好務以俊父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人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陸晏來聘諧郊勞過朝歌晏曰殷之頑民正在此諧曰永嘉南遷盡歸江東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爲散騎嘗侍兼著作郎勅兼主客接梁使謝琨徐陵

祖孝徵弟孝隱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口辨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嘗侍迎梁使時徐

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薛琬字曇珍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爲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琬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

裴讓之爲太原公記室梁使至嘗令讓之攝主客郎元景安東魏天平末世宗入廟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



至嘗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  
崔瑜之爲揚州平東長史帶南梁太守梁義州刺史  
文僧明來降瑜之接迎有勲賜爵高邑男

皮景和天統中爲侍史後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  
令景和接對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李諤字士恢好學解屬文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  
對陳使

卽茂爲司空府參軍會陳使傅綜來聘令茂接對之  
陸彥師爲通直散騎嘗侍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  
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

後周柳弘爲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  
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  
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史請勒下流爲  
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  
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慚不能對高  
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  
對詳敏見稱於時

隋柳肅開皇初爲太子洗馬閑於占對陳使謝泉來  
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

辛公義爲主客郎中每陳使來朝嘗奉宴接



陸爽為太子洗馬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帝令迎勞之

柳謩之歷兵部司勳二侍郎朝廷以雅望善談詭又

飲酒至一石不亂繇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

少卿

史祥大業初為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煬帝

遣祥迎接之

閻毗為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

持節迎遂將護入東都

蘇夔為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時煬帝方勤遠略蠻

夷來朝帝問宇文述虞世基曰西夷率服觀禮華夏

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

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

大業五年

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

裴矩大業末為武賁郎將從煬帝至東都屬射匱可

汗遣其猶子率西番諸胡朝貢詔矩對接之

唐陳大德為職方郎中貞觀十四年高麗長子桓權

來朝遣大德迎勞於柳城

監牧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其屬有牧師圉師趣馬巫馬



及庾人之職所以授地教養簡節攻疾然後十有二  
 閑之政成矣施及列國亦脩馬政秦氏之霸并吞六  
 國六萬騎之馬盡歸之焉漢仍秦制亦重太僕之任  
 乃有三令五監邊郡六牧諸苑三十六所馬牛雜畜  
 充牣其間應乾之策何啻百倍凡大祀戎事軍國所  
 須皆取足焉歷代已來數之耗登署之廢置或申侵  
 蹂之禁或下辜摧之令隨時立制可以悉數然則牧  
 于垆野蓋避於民居齊其飲食不違於物性詩禮所  
 載可不務乎今望寧官本

周孝王時非子居大丘今槐里也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

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  
 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生酈山之女為戎  
 胥軒妻生中澆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  
 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  
 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生畜  
 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  
 分土為附庸邑之素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宣王以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故



有考牧之詩

魯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延廐者法廐也

周禮天子十二

開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言法廐者六門之舊制也

僖公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

而史克作頌曰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晉野

也牧於坰野遊民居與良田也

溥言坰者有騎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

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皇白日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貌馬

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

秦始皇八年馬東就食

漢景帝時始造苑馬以廣用

苑馬謂馬苑以收馬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兩軍

之出塞塞閑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自青園單于後十四歲而卒並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也

五年天下馬少平壯馬二十萬匹

貴平壯馬賈欲使人競畜馬

御

史大夫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已上齒未平

馬十歲齒下平

不得出關初武帝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

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又以車

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已下至

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



息

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徒孔切馬初置路軫音零先是

太僕掌輿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

供大祀戎事君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又有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

又有寵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五監長橐泉廄在橐泉宮下閑閑

養馬之所故曰閑駒駒駉出北海又有邊郡六牧師中其狀如馬駒音徒高切駉音塗

苑令漢書北海郡靈州縣有河奇苑號非苑歸縣有堵苑白馬苑都郵縣有牧師苑西河郡鴻門有

天封苑東郡襄平有牧師官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二十萬頭又有

牧橐昆號令牧橐言牧養橐佗也昆獸名也蹄號者謂其蹄下平也號音蹄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武帝數伐匈奴再擊

大宛馬死畧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官令悉罷之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

平弩十石已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城內外廄

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二年正月庚申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

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犍為郡名故夜

郎國也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西北也

順帝漢安元年七月初置承華廄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

承華令六百戶

靈帝光和四年正月初置駉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豪



右車擁馬一匹至二百萬 車障也擁專也謂障餘人責買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十一月詔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後魏大武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

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

孝文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常置戎馬十萬匹

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從牧於并州以漸

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茲矣

大延二年十一月行幸稠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

苑

獻文帝時呂文祖以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

牧產不滋坐徙於武川鎮

孝文帝時李堅為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其後

宇文福為都牧給事時遷雒福檢行牧馬之所福

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牧地事尋

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

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衛監

宣武帝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牧馬自碣石至于

劔閣東西七十里置二十二都延昌元年六月通河

南牧馬之禁

隋高祖開皇中以駕部侍郎辛公義句檢諸馬牧所



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惟我公義奉國罄心  
煬帝大業五年七月置馬牧于清海渚中以求龍種  
無効而止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以尚乘奉御張萬歲為太僕少  
卿勾當群牧

二十三年以廐馬廩費留三千匹餘並送隴右

高宗麟德三年以太僕少卿鮮于正俗簡較隴右群

牧監

張說為隴右群牧使頌序云大唐承周隋離亂  
之後貞觀初僅得牝壯三千從赤蓋澤徙隴右

始命太僕卿張萬歲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  
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葺之  
跨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為陝  
隘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地乃能容之於斯之

時天下以下謙易一馬及張氏中廢二十年間所殘  
益寡唐會要云張萬歲三代典群牧恩信行於隴右  
故隴右之人以馬歲為齒為張氏家諱之也

上元元年以右衛中郎將丘義簡較右群牧監

儀鳳三年十月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

監使

自此始有使號其後蘇幹夏侯亮陽道昕張仁  
德張思兼宗玄爽周履冰魏元忠李道廣賀蘭

爽姚元之宗楚客宋  
王成器相次為之

永隆二年七月夏州群牧使安元壽等奏從調露元

年九月已後至二年五月已前死失馬一十八萬四

千九百匹牛一萬一千六百頭

玄宗先天中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北



都護王峻為太僕少卿龐右群牧使 其後王毛仲席楚珍薄承祧章

衢章仇兼瓊王鉷安祿山王鳳唐欽呂崇貴李輔國彭禮盈樂子昂皆為之

開元二年九月太嘗少卿姜晦上封請以空名告身

於六胡州市馬率三十匹馬酬一游擊將軍時廐馬

尚少深以為然遂命齎告身三百道往市馬

三年四月勅諸牧監官有關交要者委本使簡擇明

閑牧養者奏付選司勘責補擬如非其材所繇科賤

經負犯者不在奏補之限牧使有關亦委使司差補

申牒所繇如不足並申省司速訪補擬

七年三月詔曰調欵惡繁差科在簡每思重人賤畜

之政輕徭薄賦之宜廐馬略配於諸軍課駒摠留於

畜牧則應稅之草不假循前今年所支已減舊數可

於此數內更三分減一

九年正月詔如聞天下有馬之家州縣或因郵遞軍

旅即先差遣帖助兼定戶之次緣被此百姓嫌疑多

不養畜遂令騎射之士頓減曩時益國富人何繇可

致自今已後諸州百姓不問有蔭無蔭君能每家畜

馬十匹已上緣帖驛郵遞及征行並不得偏差遣帖

助若要須供擬任臨時率戶出錢市買定戶及差重

色役亦不須以馬充財數



十一年勅諸州府馬闕數稍多既合官填復須私備貧兵力致實以為難宜令所司即勘會闕數與閑廄使計會取監牧馬充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勅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得置私牧如有一切官牧

十三載六月隴右群牧都使奏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張通儒副使平原太守鄭遵意等就群牧交點摠六

十萬五千六百三頭匹口

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內二十萬八千匹

草牛七萬五千一百一十五頭內一百四十三頭羆

駒五百六十三頭羊二十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驃

頭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園苑內有閑廄使摠監各

據所管地界耕種收草粟以備國馬

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復置廄馬隨仗於月華門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詔市開輔之馬牝牡二萬匹以

實內廄

貞元八年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京西有汚地

卑濕處時有盧葦生不過數畝延齡忽奏云廄馬冬

月合在槽檻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

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為內廄牧馬之地且去京城數十里亦與廄苑中無別帝初信之



言於宰臣宰臣堅執云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事皆  
虛妄延齡既慚且怒

二十年福州都團練觀察使柳冕奏置萬安監牧泉  
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內馬五千七百匹驢騾牛八  
百頭羊三千餘口人心擾焉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卽位四月罷閩中萬安監先  
是福建觀察使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跡以求恩寵乃  
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牛馬可使滋息請置監  
許之遂收境內畜產令吏牧其中羊之大者不過十  
斤馬之良者錢數千不經時輒病死又飲以充之百

姓告乏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使閩齊美奏罷之

憲宗元和四年正月右神策軍奏絳州龍門臨河鄉  
河曲無居人田業請爲牧地從之仍禁侵蹂居人田  
業

十一年正月命中官以絹二萬疋市馬於河曲

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群牧號龍陂以刺史丁俛充  
使

十四年五月置臨海監牧使命淮南節度使李夷簡  
兼之

八月襄州穀城縣置群牧賜名臨漢監以山南東道



節度使孟簡兼充監牧使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詔如聞館驛遞馬死損轉多欲令提舉所繇悉又推注中使郵驛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既無憑繇豈有定數方將革弊貴在息詞自今已後中使乘遞如不見券及券外索為所繇輒不得供其嘗參官出使及諸道幕府軍將等所合乘遞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或分外科人夫並宜具名聞奏當時中人出使所在多徵驛馬大其行李驛馬繇此死傷多假如軍期急奏行人所乘馬多為格奪遠近苦之因有是命

文宗太和二年十月勅海陵是揚州大縣土田饒沃

人戶衆多自置監牧已來或聞有所妨廢又計每年馬數甚少若以所用錢收市則必有餘其臨海監牧宜停令度支每年供送飛龍使見錢八千貫文仍春秋兩季各送四千貫充市進馬及養馬飼見在馬等用其監牧見在馬仍令飛龍使割竹諸群牧收管訖分折聞奏

是月甲戌命中使往龍陂監取馬五百匹賜徐行營三年三月以沙苑樓煩馬共五百匹賜幽州行營將士

七年正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奏請停臨漢監牧



從之臨漢牧元和十四年置有馬三千二百餘匹廢百姓田四百餘頃前後節將不能別白條陳奏至度始奏罷

十一月壬午度支鹽鐵使王涯奏請於銀州置銀川監牧使以刺史劉源充使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以飛龍馬二百匹賜京兆府充給諸驛

四月戊寅邕管經略使裴恭上言洞賊雖深居山谷當其劫掠多在平地防禦之道切在馬軍請賜草馬二百匹置監牧以爲備詔以度支錢三百萬逐便賜

之

二年七月夏州節度使劉源奏自太和七年十一月一日於銀川置監城收管群牧今計孳生馬七千餘匹今饒州南界有空閒地周迴二百餘里四面懸絕賊路不通只置三五十人守其要害卽牧放無虞是臣當管界內並非百姓佃食請割隸監司久遠之計詔委本道節度使差人與判使勘驗如實無主使任收管仍不得侵奪居人田產

四年十月飛龍進諸監牧二歲馬二千七百匹

哀帝天祐三年十一月勅牛羊司收管御厨羊并乳



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進其肉便在物料數內續以諸處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納今知舊數已盡官吏所繇多總逃去其諸處續進到羊并舊管乳牛並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並宜停廢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詔先以討伐北虜因索公私馬以濟戎事至是慮有搔擾復罷前令如有力者任畜馬

四年十月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所得馬雖一二必具獻或彼瘡殞於道中而戰者無所利帝曰獲則有之所以要其奮擊也今主將亡馬皆不言取士卒獲以爲己功甚無謂宜下諸軍勿來獻擅冒禁者以違勅罪罪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將事西蜀下河南河北諸州府和帝戰馬所在搜括官吏除一匹外官收匿者致之以法繇是搜索殆盡

三年閏十二月魏王奏東西兩川點到見在馬得九千五百三十四匹

明宗卽位以康福爲飛龍使福便弓馬少事武皇累補軍職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且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



繇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先明宗爲亂兵所逼將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及卽位乃有此授

天成二年三月丙辰宰臣任圜奏臣伏見蕃牧臣寮每正至慶賀例皆進馬臣以捧日之心貴申其忠孝追風之步必擇於馴良備乘奉於帝車資駟駿於天廐伏見本朝舊事雖以進馬爲名例多貢奉馬價蓋道途之役護養稍難因此群方久爲定制自今後伏請只許四夷蕃國進馳馬其諸道藩府州鎮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土產折進馬之直所

貴稍便貢輸不虧誠敬兼請約舊制選孳生馬分置監牧俾飲齧而自遂卽駉牝之逾繁者勅旨任圜方秉國權乃專邦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當景運之中興舉皇朝之政事不獨資其經費亦與便於貢輸載閱敷陳允叶事體宜依所奏乃置監牧委爲三司使別其制置奏聞

三年三月吏部郎中何澤請率天下牝馬置群牧取其蕃息

四年四月詔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帝自臨馭欲來遠人黨項之衆競赴都下嘗賜酒食於



禁庭醉則連袂歌土風以出凡將到馬無驚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賚所費不可勝紀計司以爲蠹中華無出於此遂止之是年八月詔以右軍馬牧軍使田令方芻牧不謹馬瘠而多死劾致於法安重誨奏曰令方損耗官馬死未塞責然因馬罪死一軍使非撫士之道杖減死一等

長興元年七月分飛龍院爲左右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三年正月三司奏從去年正月至年終收到諸蕃所賣馬計六千餘匹所支價錢及給賜供費約數四十萬貫

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嘗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部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價曰四五千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馮贇奏曰金商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疋臣給馬價每日約支五千餘疋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理帝曰卿等商畧可否以聞延光等議戒緣邊鎮戍蕃部賣馬卽擇其良壯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十一月朱弘昭馮贇奏曰臣等自蒙重委計度國力盈虛而支給嘗苦不足者直以賞軍無筭買馬太多之弊也若不早爲節限後將難濟宜嚴勅西北邊鎮守此後請禁止其來

晉少帝天福九年正月發使天下率公私之馬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九月河南諸道並奏使臣到和買戰馬始帝去冬以北虜犯關陷戰馬二萬匹而騎卒在焉時方欲攻鄴壘而制塞下遂降和買河南諸道不經虜掠處土人私馬時制旨略曰朕方以勤儉一身輯和庶政未嘗枉費所切安人今則重威未實

契丹尚擾必多添於戰騎期大振於軍威言念煩勞事非獲已時天下人心厭虜熾灸之患久矣皆願以身爲扞聞帝詔諭皆感悟樂而隨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八月帝謂侍臣曰諸軍與飛龍院馬向來有病患老弱者多爲其主者無故擊殺分食其肉豈可壯則乘騎貴其負重之力老則見棄不免刳宰之患忘其勞而枉其死寔有所傷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可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其飲齧之性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後魏杜銓為中書博士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泰武  
欵命迎葬于鄴涓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  
浩鄴對京為美大武曰朕方命改葬外祖意欵取京  
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杜銓其  
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于今為諸杜最即可取之  
詔見銓器自壞牙大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吳所欵也  
以為宗正令與杜趙子道生迎豹喪改葬鄴南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德望以爲忠節出骨清儉百金

德望曰

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九寺之列三監之屬素難其選實重乃僚處其位者久而識之或洞知禮樂或富於文學或才智淵敏或德行貞純故望著於當時



名聞於後世求諸歷代各有其人者矣

漢叔孫通為博士徵曾諸生三十人與其弟子百餘

人為綿蕞野外共起朝儀高帝拜通為奉嘗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

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

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汲黯為主爵郎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

體不拘文法後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

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世恐傷

之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蘇武為典屬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

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

無故樂昌侯王武也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後漢張湛為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

嘗乘白馬帝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孫湛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字

雅都京師號之為二雅

甄宇為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羊有大小肥瘦

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鈎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

冊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十二



爭後召會詔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  
來歷為將作大匠朝廷或稱社稷臣  
劉愷為太嘗論議嘗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  
伉劉太嘗

竇固為大鴻臚又為衛尉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  
租祿資累五萬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又云竇固為衛尉兩宮宿衛見  
重當時仁讓謙恭甚有名稱

孫端字君榮世為學門端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  
仕至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端嘗在選中太尉  
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

公皆辭拜讓端

高詡為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羊融為大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徐璆獻帝末為太嘗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  
進惟恐不及

魏薛夏字宣毅天水人黃初中為秘書丞征東將軍

曹休來朝文帝顧夏目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

薛宣毅也宜共談

桓範為大司農以清省稱

張泰鉅鹿人為大鴻臚以清賢稱



張閣為永寧太僕以簡質稱

王祥為太嘗時高貴鄉公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

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

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韓宣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鴻臚

及宣繼之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

臚前治行曷相如

蜀杜瓊字伯瑜為太嘗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

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文立為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

晉韋謏為朝尉識者擬之子張

孫綽字興公預大著作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梁江蒨曾祖湛仕宋為光祿父敷仕宋為太嘗卿並

有重名於前世

何敬容祖脩之仕齊為太嘗卿有名前代

北齊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

幹知名寺中為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東宋

世軌謂之寺中二絕

隋牛弘為太嘗卿時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文帝

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功輕侮朝臣惟見弘未嘗



不改容自肅

唐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

王紹宗爲秘書少監仍時宣子于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

王正雅爲太嘗鄉宋申錫獄自內起宰相重臣無敢言者正雅與京兆尹崔瑄上疏請付外考驗其事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於貶官內外翕然推重之

晉李郁字文締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

### 忠節

昔舜作九官周分六職樹棘爲位列於明庭象河命秩尊於庶品蓋卿監之重也所從來舊矣漢氏之後分局彌盛授方備業旣謹於攸司選賢崇德豈間其歷授乃有內資純亮動彰慷慨遇疾風明勁草之節當橫流表介石之操悉心而匪懈竭力而盡瘁履危機而益厲臨大難而不奪惟公家之是利務罄乃誠惟王室之是圖罔私於已以至遷革之會去就之際而能精懇感發孤風橫鶩紀之方策良足稱矣

漢田延年爲大司農會昌邑王嗣立滯亂大將軍霍



光愛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群臣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

劉向初名更生生前將軍蕭望之諸吏光祿大夫周湛以為更生宗室忠直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後漢銚期光武建武五年為衛尉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期疾病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嘗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何宜封子也帝甚憐之

趙喜為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

劉般遷宗正在朝廷竭忠盡節勤勤憂國夙夜不忘來歷安帝延光二年為太僕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都吉等以聖舍為新繕條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次女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嘗侍樊豐王男都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遠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北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屬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詔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嘗桓焉廷尉張皓等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



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

趙典桓帝時為太嘗以諫譁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喪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烏反哺報德况於上耶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并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楊賜為光祿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在所賜書對曰案春秋識曰天投蜺海內亂今佞嬖閹尹共專國朝之所致也

种拂為太嘗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御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官去欲何之遂戰而死

耿紀秉曾孫也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二年與太醫令吉丕或作平丞相司直韋况晃華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魏辛毗為衛尉與胡質徐邈皆憂國忘私不營產業王脩字叔治為奉嘗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



攻掖門脩聞變召事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五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

楊阜爲少府每朝廷會議阜嘗侃然以天下爲己任人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

晉王祥仕魏爲太嘗朝臣爲高貴鄉公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

應詹遷光祿勳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風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

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

虞潭爲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仗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禽罷兵徵拜尚書



孔愉爲太嘗時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

張禧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爲瑯邪王以禧爲郎中及帝踐祚劉裕以禧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禧密令鴆帝禧旣受命而嘆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徐廣爲祕書監初桓玄之亂恭帝出官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帝遜位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辭棄耄乞歸桑梓

南齊虞棕兼大匠卿坐事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棕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棕稱疾不陪帝使尚書令王晏賈廢立事示棕以棕舊人引叅佐命棕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禪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糺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棕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旅陋海區身微稽嶺屬此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涯紀終慙報荅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儵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報復乞解所職盡療餘



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

梁鄭紹叔爲衛尉卿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  
每爲高宗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王之策其  
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  
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

後魏崔浩爲著作郎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  
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  
怠或終日不歸道武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  
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

裴延雋拜太嘗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  
二郡尤被其害以雋兼尚書爲山西道行臺節度討  
明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鵠群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  
征之延雋乃於病中上疏諫諍

綦雋爲太僕卿爾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雒止於  
邙山谷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庶士令之曰爾朱暴虐  
矯弄天嘗狐起義信都罪人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  
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雋  
乃避席曰人主之道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  
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爾朱扶載  
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忻然是之時黃門崔陵作色



而前謂雋曰廣陵王爲主不能昭宣魏綱布德天下  
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豈  
魏蘭根等固執陵言及出帝失德獻武王深思雋言  
嘗以爲恨

唐蘇世長初仕隋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都督運遇  
宇文化及之亂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  
魏元之爲司僕卿則天傳位於中宗王公已下皆欣  
躍稱慶唯元之嗚咽流涕旣而侍中桓彥範中書令  
張柬之謂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  
曰事則天年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恐所不得昨公

誅凶逆者是臣子之嘗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  
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未幾出元  
之爲亳州刺史

王同皎爲光祿卿時武三思專權任勢謀爲逆亂同  
皎乃招集壯士謀以則天靈駕發引日誅之爲冉祖  
雍所告遂遇害

嚴郢爲太嘗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  
京郢潛奉九廟神主於私第肅宗至德二年東都收  
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於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  
段秀實建中四年爲司農卿時德宗幸奉天朱泚盜



據宮闕源休教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人疾趨奉天時蒼黃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為涇原節度備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為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濱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之往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教其竊令言邛不遂乃以司農邛倒邛符以遣兵還旻至駱驛得牒軍人亦莫辨其邛惶遽而迴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

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為斷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不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群至遂遇害焉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

蔣沅建中初為大理卿時德宗幸奉天沅奔赴行在



爲賊侯騎所拘執欲以僞職誘之因絕食稱病潛竄  
閭里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散騎常侍

崔縱爲太理少卿汴西水陸運使及德宗蒙塵四方  
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俱往調給甚備懷光  
光從之縱乃悉歛軍財與懷光俱往調給甚備懷光  
軍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庸遷延安之縱貨幣先渡  
河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  
庶子充使

清儉

古者設九卿以參王公蓋選賢任能以章善明理者  
也乃有持堅白之操守儉約之德志惟體國事罔私  
已祿賜成散於戚屬饋遺靡通於中外產業不治車  
服靡易泊然自居華皓一致故得年祀寔遠猶錄其  
遺孤含贈已加更蒙於褒顯斯則惟月之任無所愧  
焉

漢周仁爲郎中令景帝所賜甚多然終嘗讓不敢受  
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

鄭當時爲大司農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給諸公然  
其餽遺人不過具噐食

朱邑自北海太守入爲大司農身列卿位居處儉節



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後漢趙典七為列卿寢惟布被食用瓦器

周澤字雅都為光祿勳清廉果於從政為太嘗清潔

脩行

孫湛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京師號為二雅

袁彭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

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

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脩清潔憂國也求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傳賢為廷尉素號廉正自掌法官公卿宴會要請不

往自謂貧無以報荅其施

魏鄭渾為將作大匠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饒寒及卒

以子崇為郎中

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

稱

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

族以恭儉自守

司馬芝為大司農卒於官家無餘財

辛毗為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憂國忘私不營產

業

楊阜為少府卒家無餘財



和洽爲太常卿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晉鄭默爲廷尉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

吳隱之守廷尉秘書監遷右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王嶠爲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出爲廬陵太守成帝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疋錢十萬

宋甄喬位少府卿以清聞

顏延之爲光祿勳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虞玩之爲少府齊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獨躡屣造席太祖取屣視之曰卿此屣已幾載玩之曰着此屣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太祖善之

南齊虞愿初在宋爲北平太守以母老解職褚淵嘗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耳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梁裴子野爲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



嘗苦饑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姓祇畏若奉嚴君  
顧恊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發度謂人口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  
竟不敢以遺之

後魏竇瑗爲大宗正卿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  
操爲時所重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嘗好退靜

北齊張耀爲秘書監每得祿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  
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

袁聿脩爲太嘗少卿巡省河南諸州兗州刺史和劾

與聿脩故舊嘗於省中戲呼聿脩爲清郎至是遣送  
白紬爲信聿脩不受劭亦忻然與書曰弟昔爲清郎  
今至清卿矣

後周柳虬爲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虬脫  
略人間不拘小節敝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虬  
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唐李襲譽爲大府卿居家以儉約自處凡獲祿俸必  
散之宗親其餘資但寫書而已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公正論薦

公正

夫舉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位亞三司行則鳴玉蓋大臣之任也乃有貞諒成性正直是好臨大節而無撓在群居而不惑摧折貴倖罔畏疆禦箴規遺失弗為



從諛至於外庭集議必據經而守正本司泚事專嫉  
惡以繩姦靡顧翕訛之言無避炎隆之勢克全素履  
以成令名斯固端已潔操勵物軌俗率義不爽事君  
盡忠之徒歟繇漢而下亦時聞其人矣

漢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

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

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

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汲黯為主爵都尉時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更改也

黯賢責湯於帝前黯對之也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

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言何為乃紛亂而改駕也而公

以此無種矣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嘗在文

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重累其足言甚懼也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問嘗言與胡

相親母起兵每因問隙而言也帝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

嘗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王取容而刀



筆之吏專深文巧詆詆毀辱也陷人於罔以自為功帝愈

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帝亦不悅也武帝得神馬

渥洼水中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

名蒲稍作以為歌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

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以宗廟先帝百

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不悅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

聖制當族

金敞為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雖帝

亦難焉

夏侯勝為長信少府時宣帝詔曰孝武廟樂未稱朕

甚憚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召群臣大議

庭中皆曰宜如詔書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

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

耗耗也百姓流物故者半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

千里言無五穀之滯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亡德

澤於民不宜為立廟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

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蔡義田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

廣明

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遇赦免

冊符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十三 三



朱邑為大司農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罷之朝廷敬焉

杜業有才能成帝時選為太嘗數言得失不事權貴孫寶平帝時為大司農會越嵩郡上黃龍游江中大

師孔光大司徒馮官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

於經典兩不相損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俱有公名也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

事群臣同轂雷同阿附得無非其美者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時匈奴數犯塞光武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

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

退卒於家徐康為車府令永平中明帝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

突禁衛康鈞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康康乃自繫議郎吳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

人臣禮為大不敬康執法守正反下干理臣恐聖化

繇是而弛帝雖赦康猶左轉言其難平



周澤永平中爲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

鄭衆爲大司農章帝時議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報之不移帝不從

來歷安帝時爲太僕延光三年中嘗侍樊豐與大將

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憚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遂自殺

歷謂侍中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

報國恩而傾附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

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憚不與交通

袁盱爲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

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白意及桓帝誅冀使盱持

節收其印綬

劉孟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

杜喬爲司農時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

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

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

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啣之

劉祐爲大司農時中嘗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

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

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

出



趙典為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義輒諮問之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亦大德備張奐為大司農靈帝建寧三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  
 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  
 疏宜急改葬竇武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帝深納奐言以問諸黃門嘗侍左右皆惡之不得自  
 從轉奐太常與尚書劉猛等同薦王暢李膺可三公  
 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下詔切責之奐自囚廷尉數  
 月乃得出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  
 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奐獨拒之

孔融建安初為少府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數有  
 意袁術術頗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  
 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悔恨嘔血而斃喪還上公朝庭  
 議欲加禮融獨議曰磾以太傅之尊秉髦節之使術  
 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  
 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  
 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  
 又袁術僭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

依字奉補二十四字

楊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于家之  
 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

並獻帝子

帝傷其早殆欲爲脩

四時之祭以訪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

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

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路淮懷王並薨無後同

產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脩立祭祀

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冲齒聖慈

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

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

法所未敢處

魏何夔文帝爲太子時夔爲太傅及遷太僕太子欲

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嘗制

遂不往其履正如此

楊阜明帝時爲少府上疏欲省官人諸不見幸者乃

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

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

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

王肅爲祕書監明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

上書言帝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

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輔國

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



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昔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記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齊王正始中爲太嘗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王觀爲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之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侈有干弋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

陳泰字玄伯高貴鄉公時爲太嘗及司馬景王會朝臣謀廢立泰不至使其舅荀覲召之垂涕而入景王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景王曰不可爲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見其次景王乃不復問



蜀孟光爲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嘗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頓謝歔噓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迴避爲代所嫌

吳潘濬爲太嘗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濬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之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繇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

晉山濤爲大鴻臚加奉車都尉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繇是失權臣意出爲祐州刺史

鄭默爲太嘗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戚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



曹志爲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

劉皦毅之子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皦與諸博士坐議忤旨武帝大怒收皦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

傅玄爲太僕時比年不登羗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嘗見優容

顏含爲光祿勳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寮宜爲降禮太嘗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之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

范弘之爲太學博士議謝石謚法爲襄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侈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

宋徐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爲中外都督豁議政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



則瑯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諮官  
南齊蕭穎胄爲衛尉明帝慕儉欲銷壞大官元日上  
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尉曰朝廷盛禮  
莫過三元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  
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  
此器也帝甚慙  
後魏盧淵爲秘書監時孝文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  
之孝文先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恨  
如臣愚意宜簡卜孝文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  
曰雖奉詔如此於臣心實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  
前后兄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淵不介懷  
竇瑗爲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  
推治一無所顧避甚見讐嫉  
于烈孝文帝時爲衛尉卿從駕南征及遷雒陽人情  
戀士多有異議帝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  
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新之與戀舊唯申  
半耳帝曰卿旣不唱異卽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  
還舊都以鎮代邑



相送之近也弘遂憚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  
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

唐竇靜貞觀中爲司農卿屬趙元楷爲司農少卿靜  
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爲人嘗因官屬大集靜謂元  
楷曰如隋煬帝時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  
農須公矣方今聖人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  
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嘗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大妃鼓  
吹排群邪守大體國家賴之  
李勉爲太嘗少卿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  
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汾州統州

刺史

杜黃裳貞元爲太嘗卿時順宗卽位王叔文之竊權  
黃裳終不造其門後語其子婿韋執誼令率百官請  
皇太子出以安人情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寧可  
復開口議禁中事也黃裳勃然自黃裳受恩三朝豈  
可以一官見罵拂衣而去

陸亘爲太嘗博士寺有禮生孟貞乂於其事凡吉凶  
大儀禮官不能達率訪於真真亦賴是須姑息元和  
七年册皇太子將撰儀注真亦欲參與亘答之辭是



禮儀不專於胥史

李玘開成末為司農卿玘嫉惡太切狡吏無所容滿遂加誣謗謂之苛刻除福建觀察使諫官風聞因有章疏宰臣知其冤累於文宗前明辨故復舊官

論薦

推賢而進儒者之至行舉不失德前史之美談則有亞台槐之崇處河海之重任總掾史言揚帝廷乃屬旁求俊能簡拔遺滯繇是不掩勝已務薦所知列行義於露章稱道藝於公論達于上聽式協時使分諸大小之職咸中輪轅之用或自布素而登美仕或從卑散而遷顯官直哉斯人終然允淑所謂能舉其類其孰能與於此

漢王藏從魯申公受詩書武帝即位累遷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藏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帝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加駟迎申公

後漢劉平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官師恁等

恁字君大

丁恭為少府鍾興少從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興問以經義對甚明帝善之

鄧康為太僕時寶章好學有文章康聞其名重焉是



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老子為守藏史為任

于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

康遂

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

劉寬為大司農章帝詔舉賢良方正寬舉司徒魯恭

弟丕對策高第除為議郎

楊震為太嘗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

胡廣為大司農順帝漢安初與少府竇章共薦汲令

崔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繇此遷濟

北相

羊傳為大司農時崔寔辟大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

並不應傳與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

廷召拜議郎

陳係為大司農時東郡燕人

今謂州胙成縣古南燕國也

趙咨有

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桓帝延熹元年稀舉咨

至孝有道仍遷博士

李固為將作大匠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

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

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

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式段干木故



群俊競至名過齊桓齊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陽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賀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里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嘗伯諂以言議侍

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清河房楡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孔融爲少府深愛禰衡之才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文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危運勞謙日異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昇堂覩奧日所一見輒誦於口耳初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云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



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  
 過也鵲鳥累百不如一鶚鶚大鵬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非辨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  
 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  
 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  
 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  
 紅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  
 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臺牧木蕭

一作掌牧飛兔腰褭絕足奔軼良樂之所急飛兔腰褭

又作掌伎馬也王良伯樂善御人也魏大祖送又公車又公車

司馬令謝該去官欲去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融

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輔彭之將征討暴亂陸

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寵

脩述舊業故能文武并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

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謹今尚父鷹揚方叔

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蔡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叔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



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  
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公寢亥有二首非夫  
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  
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  
烈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繇自致猥  
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  
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鈞由余繪像以求傳說豈  
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在所召該令還楚人止孫  
卿之去國漢朝追康衛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書奏詔郎徵還拜職郎

魏陶兵爲太僕與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  
郎王基薦管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  
帝用康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摠九德  
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深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  
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闔奧蹈古今於胸  
懷包道德之體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頊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  
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滂流暢  
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雋乂



故司徒華詔舉寧應選公車將徵振翼遐裔翻然來  
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  
已瘳行年五十志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窮巷飯糲  
餬口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  
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轂玉色久而彌彰揆其  
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衆職有闕群下  
屬望昔高宗列象管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上良佐况  
寧前朝所表明德已著而久栖遲未得引致非所以  
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承洪緒聖敬日  
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  
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  
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  
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  
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  
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  
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彝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  
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  
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  
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



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

晉鄭袤仕魏爲太嘗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  
博士袞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伏位  
陸機初仕吳爲著作郎賀循有時名機上疏薦循曰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  
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  
曠器識朗拔通齊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  
悴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  
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級實州黨愚智所  
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  
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異俗壅隔之  
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楊二州戶各數千萬今楊州無  
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  
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  
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  
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  
薛兼爲太嘗時丹陽人張闡字敬緒輔吳將軍昭之  
曾孫少孤有志操兼進之于元帝言闡才幹貞固當  
今之良器卽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



華譚爲秘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

宋徐廣爲著作郎時荀伯子好學博覽經傳廣重其才舉伯子王韶之并與佐郎同撰晉史

梁明山賓爲五經博士時朱异年二十一爲揚州議曹從臣史有詔求異能之士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閣有對賓之色噐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趾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五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所稀若使負重遙途

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少內

隋元善爲國子祭酒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于帝曰楊素粗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頴

牛弘爲秘書省以辛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王邵同脩國史  
唐郎楚之爲大理卿雒州人趙弘智學通三禮及史記漢書隋末爲司隸從事武德初楚之應詔舉授詹



事府主簿

姜皎太嘗卿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

曜神氣清爽對荅皆有倫序帝甚悅之乃行少府少

監

高郢為太嘗卿長安尉辛秘郢愛其學奏除太嘗傅

士

韋渠牟為太府卿其甥盧倫為簡較金部郎中渠牟

數稱倫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製詩超拜戶部

郎中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智識

夫智者不惑識以知微故能施于有政克集其事其

有處慶賴之地領監署之職竭志奉上思所裨益自

非機用周敏策略宏達才出世表言為國經者曷嘗

著名稱于厥任哉至乃決獄上議本乎忠恪參考餘



制臻夫倫要全物力以省費論軍志而獨見深明姦  
 隙曲揣敵意戒乎輕舉洞于未萌亦有鑒通人倫玄  
 合上旨幹局餘力兼濟于下莫不究天人之奧曠詳  
 事物之軌制練達國體曉暢時義以至諮詢訪對引  
 喻精詣渙然水釋昭若發蒙沃于主心為衆所服者  
 悉可徵矣

漢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  
 尚書春秋補廷尉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  
 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縣有司也奏  
 事有善則讓曰監榘史某所為也亭者平也均也

召信臣竟寧中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官館稀幸  
 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又  
 官館兵弩什噐減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葱菲菜茹  
 覆以屋廡廡周室也茹人庶切廡音舞晝夜難蘊火侍溫氣乃生  
 難古然字蘊小蓄也溫於云切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  
 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  
 萬

朱博為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  
 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榘史謂曰廷尉本起于武  
 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



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剽剽也猶言行三尺律

令事出其中言可以人椽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

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

之但欲用意覆之不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

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椽史并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中音行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後漢牟融為大司農是時明帝方勤萬機公卿數朝

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

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袁安為太僕元和三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

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单于謂漢欺之謀欲犯

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

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

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

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

不宜負信于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便司徒桓虞既議從公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

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

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

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

丹元龜智識 卿監部 卷之六十四 三



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繇衆定間間衍衍得禮之容寢  
默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術履帝  
竟從安議

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訪對融輒爲議主引  
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魏司馬芝爲大司農每上官有所召問當先見椽史  
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

王肅爲光祿勳時有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以爲  
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鱗介之物失其  
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遷太常時母丘儉文欽反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曰  
安主寧國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  
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  
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  
在內州但憑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分之勢  
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

辛毗爲衛尉時蜀相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  
追之爲流矢所中死明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  
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  
毘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翳主意而示外



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一日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毘言帝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崔林爲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自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問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豐約故事使其有常

吳潘濬爲太常文帝時驃騎將軍步騭屯漚之口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陽有名勢在所媚不可聽也從之

晉鄭袞仕魏爲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袞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袞袞自興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袞共載曰計將何先袞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奸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勳建幽州志望無限又矜勇



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蔡謨成帝時爲太常彭城王綰上言樂賢堂有先帝生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暇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觀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疆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疆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不能與之爭文王身阨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日



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旣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足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攻之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惡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按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日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雒陽關中皆舉兵



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虜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惡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水地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曰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往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已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敵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王彪之爲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



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南齊胡諧之爲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誠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諧之言中庸棕以此稱服

梁傅岐爲太僕司農卿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祖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潯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切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乃遣使景果有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後魏崔浩爲祭酒泰常元年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沂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曰外朝公卿咸曰兩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劉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



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明元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未久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若今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予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又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敵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明元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曄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師入多傷明元聞之恨不用浩計明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汴王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會浩



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  
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  
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  
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明元曰劉裕武能何如慕  
容垂浩曰裕勝明元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  
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  
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  
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  
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  
其主其勢然矣秦地戎夷渾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  
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于三秦之  
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  
必資于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  
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  
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  
也明元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  
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弭陛下不  
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  
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請待之不晚明元笑曰  
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



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明元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闕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齊烈臣豈能仰名明元曰屈沔何如浩曰屈沔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赫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念蠕蠕背德于姚興獫豸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明元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甘

也始光中爲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亡及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并集不可失也太武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大武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與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前征方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大武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時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大武皆不聽唯浩讚成策畧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使張淵徐辨說大武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讚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大武意未夫乃召浩令與淵等辨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之用兵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巳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



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嘗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  
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  
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  
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  
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大夫居列滿朝  
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  
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非難制也  
往數入國民吏震驚盡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  
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辨通解數術明決成

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  
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而赫連昌在坐淵  
等自以無失言慙赧而不能對太武大悅謂公卿曰  
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  
難之復令群臣保太后前評議太武謂浩曰此等意  
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旣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  
賊侵南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  
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  
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已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息我息其



勢然矣破虜蠕往還人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  
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  
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  
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  
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  
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  
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  
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  
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  
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

牡馬護群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  
則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  
可失也惟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  
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寇謙之謂浩  
曰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勝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  
無疑但恐諸將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  
舉耳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脩民畜布野驚怖四  
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  
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  
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太武



汾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虜深入有伏兵勸太武停止不追天師以浩前言固勸太武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去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太武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

范紹爲羽林監時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詔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漚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具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已向未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良久曰實如卿之所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

北齊楊裴初仕魏爲廷尉少卿時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遺裴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裴荅書拒曰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續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平民亦勞止迄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務異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聘羽獵之辭雖係以噴墻填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度也

後周裴漢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隋樊叔畧開皇後爲司農卿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

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亦禮遇之叔畧雖爲司農往往叅督九卿事

李文博爲直秘書內省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

唐令狐德棻永徽初爲太常少卿高宗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論議帝問曰何者爲王道何者爲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在德霸道在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伯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帝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



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王道爲政之要莫過於此帝曰政道莫尚於無爲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荼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以是而亡帝甚悅各賜以繒帛

段秀實建中初爲司農卿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夫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異禪萬一其後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回竟沒於賊其明畧義烈如此

薛珏貞元初爲司農卿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百人有詔令與群官詢考珏乃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十纒一二宰相將以詞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以難之皆叙



進官頗多稱職

蔣又為祕書監在朝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大議宰  
臣不能裁決者必召以諮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  
多合其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邪佞 貪員 廢黜

邪佞

易著閑邪之言傳垂遠佞之戒况夫職象河海任重  
股肱固宜悉其聰明好是正直若乃阿諛靡媿巧令  
是圖蒐慝庸回廢忠毀信行嬖以希於上指獻昧以



悅於邇臣增官禁之素規亂禮樂之舊物用速官謗  
或煩刑書於戲先王所以難任人者其以是夫

漢張湯武帝時為廷尉意帝所欲舉予監吏深刻者  
即帝意所釋予監吏輕平者

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放依也音甫往切而

善候司觀望天子意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擠墜也音濟帝所

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見顯也

後漢馮石為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

晉石崇為衛尉與潘岳語事賈謐與之親善號曰二

十四友為廣城君賈后之母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其卑佞如此

宋王遠為光祿勳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

俗能蔽風露

後魏王遇為將作大匠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

尊權重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司空長史

于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

財用自應關旨何阿諛附勢損公惠私遇既不寧詳

亦慙謝

李世哲為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

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隋袁克爲太史令時高祖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克見帝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帝然之煬帝卽位之後煇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克上表稱陛下脩德煇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帝累遷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克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帝曰臣聞皇天輔德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鴻圖而馭黔首提萬善

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云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殼如隳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爲福德頻行京師二



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巳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漠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維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摠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克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愈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並誅裴蘊爲太嘗少卿初高祖不好殼妓遣牛弘定樂非正殼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煬帝時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嘗是後異技淫殼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傳教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宇文愷爲將作大匠揣煬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



唐竇誕為大理卿誕閑習法令高祖武德中附從隱太子為之廼改文案太宗深責其短

竇璡為將作大匠脩營雒陽宮時太宗務存節儉璡乃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聞之大怒遽令毀之又坐是免

紀處訥神龍中為大府卿遣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有攝提至帝座王者與賢人相接大臣納忠時處訥奏事申宗賞焉

楊元卿為光祿少卿憲宗元和末淮西平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

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貪員

卿監之選古惟難才等威既崇職業斯重乃有昧操脩之旨缺清白之行階藉恩寵因緣事任受財以逞欲治產以專利或侈汰以自任或牒訴而無耻以至犯縉紳之議罹簡書之刑詩所謂貪人敗類者其是之謂矣

漢田延年宣帝時為大司農坐盜都內錢三千萬自

殺事具刑計貪汚罪



丙顯元帝時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賊千餘萬免官奪邑四百戶  
 魏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每祭與吏爭肉自取百斤猶以為少  
 宋顏師伯為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遊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盈積伎妾穀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恣為衣冠所嫉  
 後魏邢遜為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

祖瑩為秘書監以贓罰是務

隋宇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及即位拜太子少卿益恃舊恩貪昂尤甚

唐宇文穎隋末為司農少卿性貪鄙賍賄狼籍右司郎中盧楚將奏劾之穎懼與從父弟儒童等同奔於

李密

顏師古太宗貞觀中為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為警校師古柳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紛然稱其納賄繇是出為柳州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識學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為



清論所許今者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從任使不  
 悉遐棄宜深加誠厲也於是復以為秘書少監  
 紀處訥中宗時為大府卿神龍中處訥私鑄錢奏京  
 中許用惡錢大長姦偽于今弊之  
 李逢年肅宗時為司農卿貪昂贖貨上元元年九月  
 勅宜除名長流嶺南瀼州百姓終身勿齒  
 鄭泌代宗時為司農卿大曆二年六月流于業州坐  
 贓也

韋洸憲宗時仕為光祿卿士元和五年十二月坐贓  
 免官仍削銀青階

裴通穆宗時為少府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通  
 前為男祭廻鶻使賣一子官與之印坐王榮兄憬偽  
 稱外甥取錢一千貫奏授嘗州叅軍詔以通白絕域  
 而還不之罪其王憬亦依前授官  
 張武均穆宗時為將作監長慶四年十二月百姓董  
 大和於有銀臺鐵耳稱供光陵材木武均不給價直  
 出為洋州刺史稱疾不謝為憲司所糾再黜循州司  
 馬明年閏七月御史書奏武均前任將作監日幣優  
 勞贓近九千貫合當司收管從之  
 後唐柳膺明宗時為鴻臚卿將齊朗文書兩件賣與



同姓人柳居則其婢母論訴狀罪大理寺斷罪當大辟緣遇恩赦令與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  
 晉李鍇少帝時為少府監開運二年生員請逃死人衣糧入已貶坊州司戶  
 楊延壽少帝時為太僕少卿襲鄴國公開運三年奉命於人州檢苗受贓二百餘疋准科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貫其死除名配威州終身勿齒

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則知佩玉之列象河之任歷古為重選取其才至有

周慎厥位畔官離次享祀違失管構過差馳道不脩橋梁斯乏以至陵園被盜公田賂貴或議論而不克或請託而必行至於廢黜以警曠慢者也

漢孔臧為太嘗武帝元朔三年坐衣冠道橋壞不得渡免游衣冠之道

張當居為太嘗元朔五年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為城旦

周平為太嘗武帝元狩三年坐不繕園陵免

鄭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

客於司農載運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李信成為太嘗元狩五年坐縱丞相侵神道為頡目

劉受楚元王孫為宗正元狩五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耐為

司冠受為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樂賁為太嘗元狩六年坐雍犧牲不如令免雍古扶風縣也

五時在志

任越人為太嘗武帝元鼎二年坐廟酒酸論

周仲居為太嘗元鼎三年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朝也

蕭壽成為太嘗武帝元封元年坐犧牲瘦不如令論

免

韓延年為太嘗元封二年坐流外國使人月入粟贖

論

杜恬為太嘗元封三年坐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

擅繇闌出入關免

擇可以為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

杜相為太嘗元封四年坐擅繇太樂令論擅役使人也

韓延壽為太嘗元封六年坐行太行令事留外國書

一月乏興入穀贖免為城旦

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關之

張昌為太嘗太初二年坐乏祠免

詞事府聞也

趙弟為太嘗太初二年坐鞠獄死而免為城旦鞠者以其



辭戾 罪也

石德為太嘗太初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又坐失

法罔上詞不如令免為城旦

靳石對為太嘗太初四年坐行幸離宮道橋苦惡故

太僕敬轂繫以謁問赦免

一云石封為太常坐為謁問因故太僕敬轂亂尊卑

免

魏不害為太嘗昭帝始元五年坐孝文廟風廢瓦免

江德為太嘗昭帝元鳳中坐廟廊夜飲失火免

蘇昌為太嘗宣帝本始初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

以秘

書借 霍山

朱疇為少府宣帝地節二年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

京師不足美貶為泗州太守

任官為太嘗地節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溫順為少府成帝建始三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獄

**論**

劉順為宗正成帝河平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平常成帝時為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

自言昌陵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

遂就

統亦成也

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

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



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前議謂罷昌陵

蕭田爲大鴻臚平帝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

由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免官

後漢梁松爲太僕數爲秘書請託郡縣永平二年發

覺免官

徐裔永平中爲車府令車駕出信陽侯陰託于車騎

突鹵薄裔就車收奴送獄詔書譴裔自繫不出吳良

上書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無人臣禮大不敬裔執

法守正而下獄臣恐陛下政化繇是隳矣於是詔出

裔左遷卽丘長

晉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鄭默爲太常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宗錫典制博

士祭酒曹志等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

鄧攸爲太常時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

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

南齊虞棕爲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

坐免

北齊杜弼爲衛尉卿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

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旣上聞文宣發

怒遂徙弼臨海鎮



唐闡立德爲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維陽遣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旁通廣成澤以置宮焉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毒虺太宗大怒立德竟坐免

立德初爲將作

少匠副高士廉營獻陵拜將作大匠尋攝司宮奉昭陵坐怠慢免

韋機爲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三百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又移維水中橋營上陽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之所作列榭脩廊在於煙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

君堯舜之意哉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故也仁傑竟求索機過失奏劾之遂坐免官

趙宗儒敬宗時以簡較左僕射兼太嘗卿太嘗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除太子少師

衛中行爲國子祭酒寶曆元年中行擅用當司新賜



罰兩月俸料

梁李翼為光祿卿太祖乾化元年七月坐進廟胙色  
敗有詔罰兩月俸

仇殷為司天監開平四年十月己巳夜月有蒼白暈  
鉦與胃昂在環中絡奎畢天船卷舌殷不時奏罰兩  
月俸五年正月以天文變異殷又不時奏罰兩月俸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環衛部

總序

夫環衛之設上法天象故太一所居十二星環之謂  
之審臣焉黃帝之時以兵師為管衛即其事也周官  
官伯掌受以八次八舍之職以衛王宮春秋楚稽王  
以藩崇掌環列之尹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衛尉



掌官殿屯兵漢初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又有將

軍北官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甲騎將次

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皆典京師兵衛又有光祿勳卿

即秦郎中令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

門戶又有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中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又有虎賁中郎將主虎

賁宿衛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中節從虎賁皆掌

宿衛侍從又有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羽林郎無負

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

郡良家補本武帝以更馬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官

中故號巖郎又有尉尉卿即秦衛尉掌官殿衛士中官徵

循事諸門部各陳兵夾道以示威武交戟避安出入南宮衛士令掌南宮衛

士北宮衛士左右都侯主劔戟士徵循宮中官掖門

每門有司馬南宮門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官門倉

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門司馬主

北門北官朱爵司馬主東掖門東明司馬主東明朔

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並屬衛尉魏武為漢丞相置中領

軍與護軍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置武衛將軍以主

禁旅又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晉武

帝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武帝初有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祐統



工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  
懷帝永嘉又以領護二為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

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嘉元年改曰北軍中侯

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侯尋復為領軍又有護

軍將永昌元年省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

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

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

中領軍軍中護軍又有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

郎將宍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軍中郎又有衛

尉統武庫公事衛士  
光祿勳舊名其職則別矣後不復居禁中又無三署即唯外官

朝會則名列焉爾後雖取漢代舊名其職則別矣衛尉自秦以後所掌並同至隋唯掌軍器儀衛帳幕以

監門衛掌宮門屯兵馬唐因其制歷代廢置使改事迹並載卿監總序 宋因晉制亦有

六軍之號以領軍將軍一人掌外軍南齊以二衛四

軍  
前後左右將軍五校 卽漢之驍騎游擊稍射強弩殿中員

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

將宍從僕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梁以領軍

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又置驍騎將軍領朱衣

直閣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

軒則昇殿俠侍陳承梁皆脩其制官其左右驍騎將

軍每大事常令俠侍左右謂驃騎車騎武衛為三將

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騎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



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  
 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又增置中右衛將軍  
 又有二部內幢將又有京畿大都督北齊制官多循  
 後魏其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又以左右將軍分  
 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  
 後周禁衛之職大底同於後魏也隋高祖受命置左  
 右武衛左右衛左右武侯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  
 軍等府分司統職焉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又加置親  
 侍並煩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唐制十六衛及左右  
 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也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等將軍並掌禁衛也

又有神策等又寶初以臨洮城西二百里餘地為神  
 策軍命成如璆為洮陽太守兼神策軍使及安祿山  
 之亂如璆使其將衛伯玉領其軍赴難與觀軍容使  
 魚朝恩同保陝州時西邊土地已沒遂詔伯玉所領  
 軍號神策軍以伯玉為使復加號神策軍節度使面  
 統于魚朝恩後遂歸于禁中焉至德宗朝分神策為  
 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貞元  
 二年詔策左右廂改為左右神策軍又有殿前左右  
 射生軍又改為神威軍十四年詔左右軍特為親近  
 宜置統軍元和三年罷左右神威軍乃別為一軍號



曰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士分屬左右神策梁置左右天威左右龍虎左右天威左右羽林左右英武左右神武等六軍其將師咸有統軍之號以衛宸極焉五代有判六軍諸衛事又有內外番漢總管之名又有六軍諸衛副使及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點檢殿前都指揮使之職諸將又有彰聖寧衛拱辰威和興順護衛龍捷虎捷等之名其諸衛將軍雖位號或存而職事多廢今之所述但槩舉其環衛職名而已其歷代負數品秩及廢置改更之自並見於將帥序焉原夫環衛之設蓋所以申

嚴武備翊衛宸居爲王之爪牙乃國之柱石名器之重莫斯爲比此乃副類能之選著幹蠱之譽勤勞以奉上嚴毅以居位以至矜莊祇畏始終無玷者於是乎褒寵之典行焉其或邪僻任已慘毒臨下寘之嚴憲固宜也凡九門著之於篇中與時時時又中保

選任其安舉職前備寵異

選任

環衛之列統制之權益董蘭錡之重兵以肅勾陳之嚴徵選任所至委用非輕務在智勇兼資親信可任付以緹錡爲爪牙所以魏祖臂予玉以命賢光武美



執金之爲職至於是也可不務哉  
漢辛慶忌明畧威重任國柱石拜執金吾  
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爲右將軍  
後漢朱暉爲東平王屬始取陰就璧與玉以朝明帝  
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  
魏徐奕爲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  
俊左遷太祖嘆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平桓  
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  
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  
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許褚從天子戰大敗馬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  
號自此始也

吳樓玄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萬  
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孫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  
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官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  
晉毛安之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  
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  
羊琇武帝時爲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機密寵  
遇甚厚



宋趙伯符文帝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  
南齊蕭坦之爲鎮軍將軍東昏卽位與右僕射江祐  
並詔更直殿省總監衛將軍參軍等職太宰劉文舉  
後魏奚斤機敏有識度道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  
統兵後以斤爲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  
皇始如初從征中原以爲征東長史拜越騎較尉典  
宿衛禁旅

于洛拔大武帝時爲侍御中散車駕征討嘗在侍衛  
擢領監御曹事

後周尉遲綱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  
有異謀言頗有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  
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事

隋薛世雄性廉謹文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  
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  
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  
槩有古人之風於是拜右翊衛將軍

來護兒煬帝初拜右驍衛大將軍帝甚重之  
李子雄爲民部尚書從幸江都煬帝以仗衛不整顧  
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真武



侯才也尋專右武侯大將軍  
唐李粲高祖時爲左監門大將軍初高祖問粲年幾  
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齒雖  
邁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兼如何  
粲以年老辭讓高祖曰藉公處分爾豈欲煩公筋力  
耶於是詔曰非自殿庭皆乘馬論者榮之  
薛萬均隋末歸國授上柱國永安郡公太宗平劉闢  
聞其名引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恩顧甚至  
武士獲武德中檢校并鉞將軍多有獻納勅令將家  
日入官檢校右廂衛仍知宮俄留守光祿給養

李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  
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衛曰朕以卿佩大橫  
刀在三噐要識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  
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張守潔爲隴右道按察使秦州都督玄宗開元十年  
以爲右監門衛將軍又以江南道按察使宣州刺史  
霍廷玉爲右驍騎將軍山道按察使梁州都督裴觀  
爲左右衛將軍定州刺史高豫兼判左右衛將軍坊  
州刺史肅琳兼判右武衛將軍帝將北巡大展六軍



之容故歷選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校

李晟代宗大歷中為左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鎮都知

兵馬使時節度使馬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於亂

兵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帝知之留

宿衛

後唐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為大原牙校以武勇聞於

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

虔釗有將師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

春秋刺史

舉職善

夫勾陳之署蓋取諸垂象環列之尹是掌於禁兵若

乃職在徼巡勤乎夙夜雖式道之是任亦忠誠之為

允故警衛之任良在於是臣扞極之規具存乎甲令

禦侮之士其可易哉

後漢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小蓋障風雨躬

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官甚見

親信

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事隆奉法自守矣

楊仁為衛士令明帝永平末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

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



耿秉爲執金吾甚見親重章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  
秉常領禁兵宿衛帝永平末詣貴盛合乘輿入宮  
晉陳騶爲將軍武帝每出入騶持白獸幡在乘輿左  
右鹵簿陳列齊肅大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騶時已爲  
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闇乃還漏已盡當合函乘輿  
良久不得合乃詔騶合之騶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  
間而函成皆謝騶閉解甚爲武帝所任

劉彪字仲雅爲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徹屋得  
出諸寶器漢平風外並左前之長計亦忠誠之  
劉超爲射擊校尉明帝末穆后臨朝時軍校無兵義

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

宋褚淵爲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  
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南齊文不輔立本

梁蕭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  
帝知其勤及姪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  
其故曰夜中警連寔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  
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  
此職司之嘗何足自顯聞者歎服蘇養遠至其  
蕭景爲領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以驕侈景  
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將軍大同二年



臧盾爲散騎嘗侍兼領軍大同二年遷中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瞻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嚴至是盾復繼之  
後魏周畿明元初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  
來大千爲殿中給事大武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嘗侍侍衛晝夜不離左右

隋崔彭爲驃騎常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尚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高祖甚嘉每謂彭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唐尉遲敬德武德中以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誅建成元吉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弓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乃安

龐玉爲領軍武侯二衛大將軍玉少長戎旅雅習軍法尤熟侍衛供奉之儀武德將軍以下多不閑故事高祖患之皆令取則於玉後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



其耆舊嘗令典兵於東宮王雖年老而精勤不怠毫  
織之務無不躬親  
趙道興太宗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  
號爲稱職

段志玄爲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  
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宦官  
三至將軍處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  
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便真  
僞因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  
夫何以加焉

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及晉王爲皇太子兼領太子  
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官明爲親  
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  
宿直我便通夜安卧  
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反德  
宗自出苑便門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  
帝令建爲後殿  
李觀爲右龍武大將軍建中四年涇師判官時爲帝  
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官訓練諸將戍  
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



內因之增氣帝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常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旅陳君賞為金吾將軍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中使劉行深白八土操巡邊迴走馬自金光門入從者訛言有兵京城不逞之從皆戎服潛備弓刀引首北望異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自內聯命閉門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日縱使有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于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徵君賞之禦侮幾將亂

大業寵異 晉王為皇太子兼大將軍

夫任環衛之職摠貔貅之衆若非本之以忠信輔之以恭慎文武兼資夷險一致則何以近日月之光茂皇王之寵若乃乘之名馬服以御劍從遊幸則督茲非騎遇按獵則統彼六衛或嘉其義舉或善其應對以至過墓則祠以中牢發哀而為之慟哭次之編簡咸足觀焉

無宅餘志念也 孝景為

漢衛綰以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

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文帝末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

孰誰也何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指問耳 綰日以謹力



益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

得參乘乎言何以得參乘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

罪中郎將不知也帝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言以此特對之對曰死罪病帝賜之劍縮曰先帝賜

臣劍凡六不敢奉詔帝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縮曰具在帝

使取六劍劍常盛末嘗服也盛謂在弣室之中也

後漢張純為五官中郎將光武甚重一日或數四引

見恭勤文苑兼資吏制一延阻前以西日凡之共

何湯為虎賁中郎將光武常嘆曰糾糾武夫公侯干

城何湯之謂也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每朝會章帝使虎賁扶持革及

進拜常日禮焉觀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

寵有殊

魏應為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章帝甚重之數進見

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召訓習

韓詩拜左中郎將章帝嘉其善學恩寵甚重出拜陳

留太守賜帝劍錢物

魏典帝為都尉引置左右將軍兵數百人常驍大帳



遷拔尉戰死太祖為流涕募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遺  
歸塋襄邑拜子蒲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拜  
蒲司馬引自近  
許褚為武衛將軍都督中郎軍宿衛禁兵李太和中  
明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賞

宋蕭思話為右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  
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相賞有松石間意

梁臧盾為領軍將軍卒即日高祖有詔舉哀贈侍中  
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其衣一襲錢布各有

差謚曰忠

陳毛喜為右衛將軍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  
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  
遣負外散騎嘗侍杜緬圖其墓田宣帝親與緬案指  
畫其見重如此

常勰為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  
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  
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昇殿俠侍勰素有名望每大  
事嘗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後魏于洛牧大武時為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



慎小心帝甚加愛寵因名焉又爲侍御中散嘗在侍衛從征涼州旣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曹令

于烈爲司衛兼殿中尚書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年陸叡李冲等各賜全策許以有罪不死楊津爲長水校尉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咸陽王禧謀反常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務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

于忠爲散騎常侍領左衛嘗因侍宴宣武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嘗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劔杖相似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

北齊庫狄干魏正光初爲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里其時愛風之吹隋元冑爲右衛大將軍高祖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帝令馳召之及冑見帝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每致禮焉



楊義臣秦國縣公崇之子也崇擊突厥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爵開皇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高祖崩于立帝令煬帝及文皇帝宇文述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與蘇威等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煬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

李景爲右衛大將軍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煬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煬帝曰唐徐勣爲右武侯大將軍高祖詔賜姓李氏宇文士

及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問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太宗仍遣馳詔同列莫與爲比李文亮爲左衛大將軍太宗謂文亮公敦懿其心誠善事每行夜自當丙夜遣郎將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方治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轉蒙恩顧於玄武門宿衛及園苑之務皆以委之其屯營飛騎亦分隸於霍每有遊



幸卽領騎而從焉  
獨孤遠貞觀初總領左廂六衛兵馬軍令嚴肅太后  
大悅賜雜綵二百段  
段志玄爲左驍衛大將軍樊國公改封褒國公後疾  
篤輿駕臨問撫之流涕旣卒太宗爲發哀哭之甚痛  
李多祚中宗神龍初爲右羽林將軍以定謀誅張易  
之兄弟功進封遼陽郡王其年帝將有事于太廟特  
令多祚與女國相王登輦夾侍當代榮之  
田歸道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卒贈輔國大  
將軍追封原國公葬事官供甚厚中宗又親爲文以

祭之

藏希讓爲金吾衛大將軍骯髒好談時政屢以理體  
上千公卿詔令集賢院待制

李觀爲龍武大將軍涇師叛觀時上直有衛兵千餘  
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名  
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金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  
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

張萬福爲右金吾將軍德宗名見驚日杜亞言卿昏  
耄乃如是徙耶詔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  
度支籍口畜給具







致若乃屬艱危之運變亂之時或密刺賊臣或力抗凶豎義形於色視死如歸以至忠言激揚至誠感慨爲爪牙之寄貞威武之容上所以安君親下所以彰功業孟子所謂忠者臣之高行諒在茲矣

漢郅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側野彘入厠帝目都

動目以

都不行

帝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帝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繇此重都後漢馮魴建武中爲執金吾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

忠言多見納用

陰興爲期門僕射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桓郁爲越騎校尉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伍孚爲越騎校尉忿董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悉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魏許褚爲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持常從士徐他等



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等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吳丁奉爲左將軍景帝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史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

晉劉超爲左衛將軍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進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史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時飢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後王導出奔超與懷令康述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洩被害

宋沈演之爲中領軍時范曄爲太子詹事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擘尋事發伏誅

卜天興元嘉末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劭入事  
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興不暇被甲  
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  
天興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  
手射賊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  
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興同出拒戰並死  
卜伯與天興子也為前將軍直閣領細仗主順帝昇  
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

後周趙剛初為魏閣內都督及孝武構隙剛密奉旨

召東荊州刺史馬景昭未及發而齊神武已逼洛陽  
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通和  
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  
斬逆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眾赴關右  
屬侯景逼穰城東荊灼人楊權等起兵應景以其眾  
邀景昭於格 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荊  
景昭戰敗

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  
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賫書申勅荊州剛  
還報魔憐斬揚權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天  
統初剛於霸上見文帝具陳關東情寔文帝嘉之封



陽邑縣子

蔡祐爲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共掌禁兵遽直殿省時帝任信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

隋董純爲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煬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元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

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待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郭榮爲左侯衛將軍大業九年煬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遠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侯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節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

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景智畧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



涉帝曰公誠直大然我之梁棟也

趙才爲右候衛大將軍宇文化及之難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爲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

獨孤盛大業末爲左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刑勢大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弑

唐張鎮州仕隋爲屯衛將軍從煬帝江都於上江督運賊董道冲爲阻進擊破旣而蕭銑陷長沙宇文化及又作難鎮州爲煬帝發喪哭之甚慟哀感路人武士獲武德中檢校右廂宿衛妻患危惓竟不請假出看先是士獲在井鉞軍之日有兩兒患重以至於



沒亦不赴問但傷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勅曰此人忠節有餘去年兒夭今日婦亡相去非遙未嘗言及遺身徇國舉無與比

敬君弘武德中爲驃騎將軍掌屯營兵於玄武門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周範爲左衛將軍太宗幸九成宮常與房玄齡統留事範爲人嚴正有威所在之職人皆敬憚一心奉上至死不虧及至疾篤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若死而有知謹以幽魂奉衛宮闕

薛仁貴爲右領軍郎將北門長上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帝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賜御馬一匹

李安靜爲右衛將軍天授時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



靜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及被收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以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誣構殺之

李多祚爲右羽林將軍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繫鐘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而對曰嘗感大帝之恩死而無忘柬之曰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自公所使不顧妻子性命因卽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

田歸道爲右金吾將軍殿下監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將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案千騎歸道旣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有辭免令歸第中宗後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那濟爲金吾將軍上元中日者朱融與嗣岐王珍交通珍儀表備如頗類玄宗遂誘中官六軍人同謀悖逆融謂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寇賊近更憑凌若何



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從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矣遂引珍見濟濟即日奏之並伏誅

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建方習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德宗令爲後殿張萬福爲金吾將軍時裴延齡讒陸贄等坐貶德宗怒不解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

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官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福武人也年八十餘見此盛事自此名重天下

梁孫德昭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爲闈宦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闈莫能致討近潘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裔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忠直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軍從實二人奮發應命誓圖反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俟



逗其前驅邀其輿而斬之孫承誨等於捕右軍容王  
 仲先黨立昭宗於是崔喬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  
 罪且泣即日議功以德昭為靜海軍節度使承誨豈  
 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  
 周何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後唐同光節郭從謙以  
 兵圍莊宗於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技獨出死力拒  
 戰於內後明宗知而嘉之

剛正

環尹之職上法勾陳所以為王爪牙掌兵蘭錡非夫  
 剛強不撓忠正特立則何以嚴恭宿衛徼巡兩漢以

來實重其選乃有持舉典法不避強族申明憲令務  
 在首公風望凜然讜議確爾專司糾禁靡受私請嫉  
 惡而言形慷慨喜善而意在激勸出入整肅中外悚  
 憚斯寔靡畏於強禦無忝於任宦者矣

漢邳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貴倨而都揖丞相是時民  
 樸畏罪自重都獨先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甯成為中尉初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

左右宗邑景帝召甯成為中尉其治郊邳都其廉弗

之中也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惴恐



蓋寬饒為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帝

為衛官繇繇讀為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以下行衛者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尚書責問衛尉繇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

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繇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

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天子為天子先道先自此正

焉

楊惲為中郎將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轂

母將隆為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帝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庫

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用度

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一出少

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

正路也

周賞為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後漢承宮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事得失論諂

切慤朝臣憚其節

馬防為執金吾性明嚴公正上事處義多用

魏崔琰為中尉轂姿高暢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



嚴憚焉

宋沈慶之爲領軍將士劉湛如之欲相引接謂之曰  
卿在省年月久此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  
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  
顏延年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年好酒踈誕不能  
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嘗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  
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淋當作卿家史  
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

後魏胡泥爲司衛監率勵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

叔孫侯頭應入直而關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  
寵遂與諍高祖聞而嘉焉賜衣服一襲

于烈宣武帝時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相權重  
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  
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相領軍但  
知典掌禁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  
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  
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  
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繇遣私奴索官家羽  
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



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常州刺史

尉聿字成興性耿介孝明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義秉權百僚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

隋趙才煬帝時授左侯衛將軍俄遷右侯衛大將軍時帝每出巡幸才常爲斥侯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

蘭興俗仁壽大業中與賀蘭蕭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唐于百億爲朝請大夫每掌徼巡精勤不倦凡糾訐不避強禦及太宗踐祚帝在武侯猶直不能容物見百寮有不整肅必面加詆辱或手自捶毆朝士莫不憚之

田仁會麟德中庸右金吾將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無不立發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佞奏請徙邊帝曰若死者不活便是罪過不可容也竟會所奏



裴譔建中初爲金吾將軍時德宗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附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譔列奏狀帝以爲不畏強禦累遣宣諭或謂譔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益之譔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大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當其宿直必通宵假寢太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檢校司羽林軍封范陽郡公典羽林屯兵前後二十餘年廉謹周慎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

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衛向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吳湊章敬皇后弟代宗大曆中爲金吾將軍湊小心廉謹識智周敏每承顧問偏見信任



李德憲宗元和中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  
令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黃國琦較釋

環衛部

姦佞 遷黜 虐害

姦佞

夫以法勾陳之象統禁衛之兵王之爪牙國之禦侮  
雖曰親密之地亦容姦佞之流毀嫉忠賢善事權勢  
巧言令色阿諛取容故足以惑於聰明傷乎德政也



孔子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富哉言乎

漢王溫舒為中尉多誚善事有執音世者即無執視之

如奴有執家雖有姦淫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

辱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弄法而巧為猾

下戶之狡猾者用詆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晉羊琇為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然常慕勝已

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時能賑恤選用多

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

其致節不惜軀命

高韜為右衛將軍放佚無檢與殿省小人交通及父

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

隋元冑高祖時為右衛大將軍房陵王之廢也冑預

其謀帝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

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

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言激怒帝帝遂誅旻

賜冑帛一千疋

郭衍煬帝大業初為左武衛大將軍能揣上意阿諛

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

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

其孝順



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外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官掖繇是帝彌悅焉

唐劉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充偉以騎射聞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爲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候與神策兵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白志貞德宗建中年爲神策軍使善候伺上意言必聽從

嗣號王則之貞元中爲左金吾大將軍性貪愞又旨伺察苛細以聞人皆畏之

李道古憲宗元和末爲金吾將軍邪險百端以求寵進日持朝臣陰事構於皇甫鑄信而狎之士君子頗憂其得志穆宗初與鑄俱敗

遷黜

先王設環列之職以法守勾陳制刑罰之威以象平震曜况夫官備宿衛晝夜是司親近官闈秉執榮戟固宜警戒所關淑慎爾身豈有不思其憂遐棄厥職廣納賄賂恣爲奢豪吏議有歸咎將誰執自貽憲法



良可倬哉

漢王嘉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

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滂戶之

魏楊俊為中尉太祖征漢中魏颯反於鄴俊自劾詣

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

尉便去何大祖遠耶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

宋劉懷慎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

將軍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

一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南齊到撟為右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撟問訊

不循民敬為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

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

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

有司所奏贖論

張欣泰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從從車駕出新

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

制局監呂文虔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

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鄉以

清貴除兵部員郎



唐李邕爲右金吾衛將軍先天二年十月玄宗講武於驪山給事中唐紹以失軍容將斬之上旣怒唐紹左右猶望寬之會邕遽請宣勅遂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於邕等尋有制罷邕官邕以是遂擯廢終身

自志貞爲神策軍使建中四年頻發兵東討戰卒城役殆盡都不奏聞所存者沽販之徒又皆在沛里涇師之叛克徒犯闕禁中無以禦寇鑿輿遷幸賊黨得以陸梁職志貞之孫也及扈蹕奉天猶加禮部尚書無幾朝臣頻有論其敗謀者物議紛然繇是貶開州

別駕

李建徽爲左神武大將軍貞元三年以其妻柳州與部國公主交往也改作驍衛大將軍

張或爲左金吾大將軍元和二年坐補吏受賕改太子詹事致仕

尹慎爲右金吾大將軍元和五年以錢三十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上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爲右衛將軍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孫璿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元和六年坐與弓箭庫劉



希先交通賂希先錢二十萬以求方鎮改右衛將軍  
張志和為左神策軍繫毬將寶曆元年因侍宴被酒  
乖禮杖八十流豐州家屬配掖庭

李甚為右龍武大將軍甚西平王晟之子無他材能  
以功勳家累官至庫使沉湎於聲色恣為奢侈積至  
累千萬至是以子貸迴鶻錢一萬一千四百貫不價  
為迴鶻所訴貶宣州別駕

梁寇彥卿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  
橋有老人悞衝其前駢導者排之落橋而斃為御史  
府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

虐害

西漢已降環列之職重矣專總衛兵參決庶獄乃有  
殘忍之類恣其凶蠹之性以暴殄為稱職以苛刻為  
無私毒痛平民甚於猛虎威虐庶僕酷如秋荼和氣  
用傷仁政斯缺王者所以屏四惡者其以是夫

漢郅都為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

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簿者獄辭之文 臨江王

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刀斫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版故必用刀焉 而都禁

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予臨江王 伺間隙而臨江王私與也



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謂構成其罪也中都免歸家竇成以謂者事景帝為  
郎猶賊任威為中尉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然宗室  
豪傑人皆惴恐

杜周為執金吾逐捕桑洪羊衛皇后曰此弟子深刻  
武帝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

尹齊為中尉齊初以力筆吏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  
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嚴甚於竇

成帝以為能故拜中尉

王温舒為中尉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大氏大歸也靡

碎也氏丁禮反靡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也非有人情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仗有執者為遊  
言其殘暴之甚

嚴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隋段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  
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  
至千數時有識者鄙之

唐劉希暹初以騎射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  
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為

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侯與神策兵  
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累封希暹為徐國公又進封



爲交河郡王希暹以爲虞侯之任合主不法遂諷朝  
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凶惡不逞之徒役使之捕坊  
城內富人誣以違法掩置獄中忍害拷訊錄其家產  
盡沒之仍分賞捕者或有選舉士財貨稍殷客於店  
肆遇橫死者非一坊市人苦之謂爲入地牢捕者之  
帥有賈明觀尤兇蠹以屢擒得人財產大獲希暹掌  
兵地在禁密人無所訴魚朝恩縱之繇也及朝恩誅  
上以希暹掌重戎旅一切寬宥加希暹兼御史中丞  
依前都虞侯希暹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  
與王駕鶴冊職希暹詞多不遜駕鶴淳謹上嘗信任  
之至是以希暹語上聞乃寘于法

賈明觀本萬年捕城之小猾也事劉希暹恣行兇忍  
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誅宰臣元載受明觀姦謀潛  
容之特奏令江西效方明觀既出城內百姓萬餘人  
聚於城門懷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志載聞之特遣  
所繇吏擁百姓入城繇是獲免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銓選部

總序

夫先王建國法天制官故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是以量其才用程其器能考之以言試之以職惟善是授共格于治者也而銓選之任衡鑑是司歷世以來資地尤重故曰周禮天官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其官即今之吏

部而職任頗異也又曰夏官之屬有司士大夫二人

掌羣臣之版古書版為班書或為版各籍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謂

功過黜陟者也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年數多少知其老少周知邦國卿

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理告王所尚以德詔爵賢

者之德乃以功詔祿理有功然後告以祿以能詔事以次奠食

能者成事乃食之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乃今銓選

之義矣漢丞相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亦其事也

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六百石分為四曹吏曹尚書典

選舉又曰帝侍曹主公卿事後至漢光武分為六曹

嘗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漢末又改三選部專

掌選舉事虛帝時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會名魏改選部為吏

部而主選事陳羣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之法拜吏部尚書晉與魏同宋

時吏部尚書領吏剛定三公北部四曹孝武不欲威

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二人以輕其任後還

置三走部尚書後魏北齊置吏部掌褒崇考功主爵

王曹後周置大冢宰卿一人屬官有吏部中大夫一

人領司勳上士等隋初復曰吏部尚書至唐氏建國

吏部尚書侍郎掌銓選之職掌天下眾官之選授凡

職官銓綜之典權衡殿最之法悉以咨之其屬有四



曰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冠於中臺盡摠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繇於所屬皆質正焉其取士則以三類觀其異一日德行二日才用三日勞効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優者擢而升之否則量以退焉所以正權衡明與奪抑貪冒進賢能也然後據其狀以覈之量其資以擬之五品以上皆名聞而制授焉六品以上嘗叅之官則勅授晉供奉官及員外官監察御史其餘則各量資注擬置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嘗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

一年三月又改為文部掌文官選事摠判吏部司封勳考四曹事至德二載十二月復為吏部尚書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周之天官小宰中大夫也隋煬帝置以二尚書之職唐朝因之武德七年二月省貞觀二年正月復置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嘗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侍郎掌選補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光宅元年為天官侍郎神龍元年復為吏部天寶十一載三月為吏部侍郎至德二載二月復為吏部總章中添一員為



二員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永昌元年三月又加一員聖曆二年五月減二員乾元二年八月改中銓為西銓郎中二員晉魏已來妙於時選其他曹郎功高者遷為吏部然而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稱號不同所職一也齊謝朓王儉為吏部郎是也隋初諸曹郎皆謂之侍郎煬帝三年分置六司侍郎之後遂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為選部郎唐初改為選部郎中武德五年改為吏部郎中龍朔三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又有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周官太宰屬官有上七

今員外之職也宋百官階次員外郎美遷為尚書郎

隋開皇六年置一人煬帝三年改為選部承務郎武

德三年復舊加置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在

尚書吏部為前行兵部次之遷入者以為美自魏晉以來

凡吏部官屬悉高於諸曹焉開元以前以兵部尚書

權位尤美則宰相多所兼領而從容衡軸不自銓綜

其選試之任皆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或分領其

事則列為三銓開元四年六月勅員外郎御史并供奉官直進名勅授自此始不在吏部

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為中銓一為東銓

各有其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九品



官選景雲元年宋璟爲尚書始相通與侍郎分職開元十三年以封岳廻選限逼宇文融請分置十銓尋罷之寶應初李峴爲江陵尹知江淮選舉置銓于洪州興元元年又爲本曹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于洪州興元元年侍郎劉滋亦於江南典選以便於人復皆廢焉其東銓者貞觀元年京師殺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理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旣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其南選先以桂黃交黔等州都督府所奏擬士人首領任官未甚精選乃令五品以上強明清正官充

南選使以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其有應任五品以上官者皆使人供所管都督府相知其條景行藝能政術堪稱所職之狀開奏故謂之南選然或廢或置不嘗其任其小銓郎中員外主之謂之南曹載初元年加置聖歷三年省開元三年兵吏部各專定人判南曹尋又一人專判貞元元年又以二人同判十二年又一人判自唐至五代正官或闕並以他官權領其條章之所改亦考課之所登降或公望尤著或利亦無虛楊清直之聲有振拔之跡稽諸史策其事燦然至於濫承委任貪黷貨賄亦列于左以取鑒焉凡



銓選部八門云

條制

夫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成周之制其屬尤繁然選周之道猶所未立逮夫漢氏之代始察孝廉吏事侵廣科第仍設故調補之制所謂增多然而邪偽萌生隄防漸峻是以東京申交互之禁當塗立品制之法晉宋而下公革不同固亦銓綜有條清濁適序誠有國之成憲官人之要道也乃至羣下奏議或匪見從咸用論次以著其事云

漢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

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訾萬錢也筭一百二

十七也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爲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

宣帝黃龍元年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

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効其賢材

自今以來毋得舉

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也

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篤而有

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利人以耀用之而

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歲行此科考較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有中大夫秩比六百石謁者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

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

尚書府通調令得外補

移書也 調選也

延光二年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陽嘉元年閏十二月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

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桓帝以本初元年六月即位七月詔曰孝廉廉吏皆

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嘗必繇之詔書連

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

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

出百姓疲瘁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

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載以上有殊才異行

仍得參選賊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

令廉自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建



和初時議以郡州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

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牙法三牙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

交牙為官時史彌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牙自上專拜平原相是也

魏文帝嗣王位建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

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

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職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等其

高下慎杜右云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見衣冠士族多離本在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

氏革命州郡縣具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克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

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着則升進之或從五升四從七升六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

六退七使部不能審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叙等級憑之授受謂免取失及洪弊也唯能知其閭閻

非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用損益而

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

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

選舉若吏部所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其父祖官名

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

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任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

三周為滿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三月詔曰宋德將季風軌陵遲

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公私彫弊泰運初基

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本蒞民之職一以小滿



爲限其有聲績克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  
和帝中興二年二月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  
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大朝之制梁王上表曰臣聞以  
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  
世窮達惟時風流遂往馳騫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  
刃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  
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繇鄉舉里選不師古  
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興滅之思  
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覆哉且夫譜牒訛誤詐  
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賀襲良家卽成冠  
族十脩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未深遽遭寵擢墓木已  
拱方披徽榮故前世選官皆歷選簿應在貫魚自有  
銓次曹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得之餘論故  
得倩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世道陵夷禮流乖失其有  
勇退志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  
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  
緒必須盡剋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  
競愚謂今自選曹宜精隱括依舊人立簿使冠於無  
爽名實弗違庶人識崖涖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  
里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



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方弱冠處鼎族而宜跪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同人有登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恬退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摠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康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纂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表施行

梁武帝天監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其後又制凡九流嘗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

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一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舉選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不徐勉天監初官名手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佐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



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嘗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緋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書其名帖鶴頭板脩容廡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草奏開勅可貴緋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

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授若拜三公則臨軒凡拜官

皆在午後

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較殿最之法但更年升

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為吏部尚書有其次序

永定二年詔曰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又起兵已來軍勲甚眾選曹即條文武簿及郎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於是隨材擢用者五十餘人後魏州郡皆有守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不

文成和平三年詔曰朕承洪緒統御萬國垂拱南面委政羣司欲緝熙治道以致寧一夫三代之隆莫不



崇尚年齒今舉選之官多不以次令斑白處後晚進  
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進勞

舊才能 初崔若為冀州相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  
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

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令先補前召外  
在郡縣以新召者為郡吏又守令宰人使更事者浩

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胃東宮博士管括曰崔公其  
不免浮乎逞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又李孝伯

起郡人交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  
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造高第猶是郡吏

耳北而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歎  
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修行身之

優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操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銓拔假令得人必能悉久之然下筆即云此

人便已貴矣繇是事頗為稽滯當時每詔總  
濫然所授申者量才稱職時又以此例之 其後中

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

孝文大和元年八月詔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

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上本部丞以

下准次而授若階籍元勳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

十六年七月詔曰王者設官分職垂拱責成振綱舉

紀衆目斯理朕德謝知人豈能一鑒見識徒乖為君

委授之義自義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

簡

十九年十二月示品令為大選之始

二十年三月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茂聖年五十

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長令



宣武正始二年四月詔曰任賢明治自昔通規宣風  
贊務實惟多士而中正所銓但存門第吏部彙倫乃  
不才舉遂使英德罕昇司務多滯不精厥選將何考  
陟也八座可審議往代貢士之方擢賢之體必令才  
舉並申資望兼致

延昌元年十二月詔守宰爲御史所彈遇赦免者及  
考在中第皆代之

孝明熙平初尚書考功郎陽固奏諸秀孝中第者聽  
叙自固始也

二年八月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是年尚

書左丞盧同以朝政修稀人多竊冒軍功閱吏部勲  
書因加簡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  
部勲簿多皆改換中兵奏案並復乖舛臣聊爾較練  
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非  
雖恩免猶須刑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  
人摠集吏部中兵二局勲簿對勾奏案若名級相應  
者於黃素楷書大字俱件階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  
印之

神龜元年正月詔以雜役之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賦  
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沒



三年二月制武官得依資入選

先是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

瑀上封事請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羽封武賁千餘人焚第歐傷彝殺其子始均仲瑀被創竄免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乃下此制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吏部尚書崔亮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于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詔曰頃官方失序乃令沙汰

定員簡棄已有判決退下之徒微亦可愍諸在簡下

者可特優一級皆授將軍預參選限隨能選用

四月詔員外諫議大夫步兵較尉奉車都尉羽林監

給事中貴射將軍奉朝請殿中將軍宮門僕射殿中

司馬督治禮郎十一官得俸而不給力老人外選者

依嘗格其未老欲外選者聽解其七品以上朔望入

朝若正員有關隨才進補前員外簡退變階者退之

稱事簡下者仍優一級

後廢帝中興元年十一月詔曰王度勅開彝倫方始

所班官秩不改舊章而無識之徒因茲僥倖謬增軍

級虛名顯位皆言前朝所授理難推抑自非嚴為條

制無以防其偽竊諸有虛增官號為人發糾罪從軍

法若人格簡覈無名者退為平民終身禁錮

北齊孝昭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



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淪沉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允舉限表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指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年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初禪益時政

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摧旄作鎮任摠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綰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但路在吏職及前爲官並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太守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並自餘郡守不在舉限後周宣帝大成元年詔自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高祖開皇七年制工商不得入仕

十四年十一月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高

祖以典吏久居職肆情為姦故有此制

十五年十二月詔文武官以兩考交代又制百官不

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乃擢之

煬帝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理人乃錄勲叙拔之

行陣越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繇於此自今以後諸授

勲官者並不得因授文武職事

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

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繇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序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

名內外族姻年齒形貌優劣課最謹負刑犯必具焉以司流者五五為聯以忘官王人為保一人為識皆

刑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

肩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詐肩而糾得三人以上者

優以授之其試之日搜索防後其擇人有四事一日

身取其體 二曰言 取其言 三曰書 取其指 四曰判 取其

文 理 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

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下試列名上

中書門下制勅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

而銓察其身言也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

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也日更其官而告之

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各集服者以



類相從擯之爲申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門下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師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六求爲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繇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侍中攝吏部尚書杜如晦止言曰比吏部擇人准取言辭刀筆不悉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上曰如何可以得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今每年選集尚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所以不能得才魏徵亦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



訪才行兼美始可任用上將依古法令本州辟召會  
功臣將行世封其事遂止

二年正月吏部侍郎劉林甫以隋代赴選者以三一  
月爲始至春而畢選限旣促選司多不究悉時赴選  
漸衆林甫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  
十六年七月太宗謂褚遂良曰公等爲朕搜訪賢德  
以輔儲宮爰及諸王成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卽分義  
情深非意闕關多繇此作其王府官察具限以四考  
十九年十一月吏部尚書馬周以吏部四時提衡畧  
無休暇奏請所繇文解十月一日起省三月三十日

畢

高宗顯慶二年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  
曰令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  
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如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  
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  
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摠人隨歲積  
謹約准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令內外文武官一  
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畧舉大  
數當一萬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  
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畧盡若年別



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頃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尤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當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嘗餘兩倍又嘗選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請釐革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爲政之弊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總章二年司列少嘗伯裴行儉以承平旣久選人漸多始設長名姓曆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

二年十月勅司戎諸色考滿入選司列諸色考滿入流人並兼試一經一史然後授官

咸亨三年正月許雍維二州人任本部

上元三年八月詔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比來所奏擬士人任官揀擇未甚得所宜准舊例至應選補時差內外官位品以上清正官充使選補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其有應任五品以上官者奏取處分

開耀元年四月十一日勅吏部兵部選人漸多及其銓量十放六七旣疲於來往又虛費資量宜付尚書省集京官九品以上詳議崇文館直學士崔融議曰



今皇家兩曹妙選三官備設收其梓杞舉其蕭稜其有狀犯賊私罪當懲貶者此等旣未合得伏望許同選例限以歲年諸色入流每年叅選資品未著技藝未工此亦望所司選例錄以選勞又選人每年長名當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因其物情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又所銓簡以德行為上功夫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尚書右僕射劉仁軌奏曰謹詳衆議條目雖廣其大畧不越數途多欲使嘗選之流及負譴之類遞立年限如不令赴集便是推自新之路塞取俊之門或請增置具僚廣授官之數加習藝業峻入仕之科亦恐非弘獎之通規乖省員之茂躅徒云變更實恐紛擾但昇平日久人物滋殖解巾從事抑有多人頃歲以來據員多闕臨時雖有權攝終是不能揔備望請尚書侍郎依員補足高班卑品准試分銓則留放速了限速則公私無滯應選者暫集遠近無聚糧之勞合退者早歸京師無索米之弊旣循舊軌且順人情如更有不便隨事釐革其殿負及初選其選踐自知未合得官等色情願不集卽同選勞曹司商量久長安穩融又議選事曰關外諸州道理迢遞河維之邑天地之中



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  
則天天冊萬歲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勅品藻人物銓  
綜士流委之選曹責成斯在且人無求備用匪一途  
理宜才地並昇輪轅兼採或收其履歷或取其學行  
糊名考判立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頗異銓衡之述  
朕厲精思化仄席求賢必使草澤無遺方圓曲盡改  
弦易調革故鼎新載想緝熙之崇式佇清通之効其  
嘗選人自今以後宜委所司依嘗例銓注其糊名入  
試及令學士考判宜停  
萬歲通天元年八月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  
須出身歷十二考以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六品  
官及七品以上清官者其應入三品者取出身二十  
五考以上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居四品官者自外  
縱計階應入並不在進限如有奇材異術別効殊功  
者不拘此例

神功元年十月勅選司抑塞者不須請不理狀任經  
御史臺論告不得取於餘司喧訴有凌突選司非理  
喧悖者注簿量殿尤甚者仍於省門集選人決三十  
仍殿五六選其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勅八寺丞九寺  
主簿三監丞簿城門符寶郎通事舍人大理司直評



事左右衛千牛衛金吾衛左右率府羽林衛長史直  
長太子通事舍人親王掾屬判司叅軍京兆河南太  
守半司赤丞簿尉御史臺主簿較書正字詹事主簿  
協律奉禮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嘗班須  
從甄異其有從流外及視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件  
官其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尚書都事七品官中亦爲  
緊要一例不許頗乖勸獎其考詞有清幹景行吏用  
文理者選日揀擇取歷十六年以上者聽量擬左右  
金吾長吏及寺監丞

聖曆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選人無故三試三注唱  
不到者不在銓試重注之例其過門下三引不過者  
亦不在更注之限其日又勅文武選人簡日曆不獲  
者宜牒中書門下爲簡如又不獲若在曹有官甲前  
後相銜可明者亦聽爲叙

三年正月三十日勅監察御史左右拾遺赤縣尉主  
簿大理評事兩畿縣丞主簿尉經三任以上及內外  
官經三任十考以上不改舊品者選叙日各聽量隔  
品處分餘官必須以次授任不得超越

大足元年正月十五日勅選人應留不須要論考第  
若諸事相似卽先書上考必書判遼落又無善狀者



雖帶上考亦宜量放

七月二十九日勅桂廣泉建連賀福韶等州縣既是好處所有闕官宜依選例省補

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求取聲望因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繇是僥倖者趨進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其失又見朝野喧議乃上疏曰自寶命中與鴻恩溥及唯以爵賞爲惠不擇才能任官授級加階朝廷多改正闕不足加以員外非復求賢助理多是爲人擇官接武隨肩填曹溢府無益政化虛請俸祿在京則府庫之殫竭在外則黎庶被其侵漁伏願徵惜班榮稍減除投使匪服之議不興於聖朝能官之謠復光於曩載疏奏上乃詔減員外官不令釐務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銓選部

卷之六

二十三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銓選部

條制第二

唐玄宗開元二年三月勅諸色出身人銓試訖應嘗  
選者嘗年色各為一甲團奏給告牒過百人以上分  
不滿五人附入甲其月二十八日勅繁劇司闕官有  
灼然要籍者聽牒選司於應得官人內據材用資歷



相當者先補擬

五月詔曰今歲諸州多非善軌爰及京師每勞轉運員外等官人數倍廣祿俸之輩何以克周諸色員外試簡較官除皇親諸親及五品以上並戰陣要籍內侍省以外一切摠停至冬放選量狀迹書判喚正員外官其未經考者先與處分仍不拘選格聽集自今以後除戰功以外非別勅不得輒注擬員外等官十一月詔曰新豐縣官及溫泉監官經兩度祇承者與一中上考

三年正月五日詔內外官考未滿所司預補替名守闕特宜禁斷縱後有闕所懸未不得令上

六月八日勅吏部銓委任尤重比雖守職務在循嘗既限之以選勞或失之於求士宜選日用擢一二十人不須限以資次

四年四月詔曰選人既多比銓注過謝了皆不及考遂使每一年選卽虛破一年闕在於公私俱不利便自今以後官人初上年宜聽通計年以來滿二百日者許其成考仍准零考例至來年考時併較永爲嘗式

六月十九日勅六品以下官令所司補授其員外郎



御史并餘供奉宜進名勅授  
七月勅如聞黔州管内州縣官員多闕吏部補人多不肯去成官官以後或假解或從正考滿得資更別  
參選自餘管蠻僚州大率亦皆如此宜令所司於諸色選人內卽召補並馳驛發遣至州令都府勘到日申所司如違違牒管内都督御史六十追毀告身更不須與官

九月十二日勅諸色選人納紙保候五日內其保識官各加當司具名品并所在人州貫頭御都爲一牒報選司若有僞濫先用闕然後准式處分

十二月詔曰比來兩畿縣令經一兩考卽改其行苟且罕在政要百姓弊於迎送典吏因而隱欺自今以後皆令四考滿滿日聽依京官例選仍不得輒續於前勞

六年二月詔曰我國家敦樸質斷浮艷禮樂詩書是弘文德綺羅珠翠浮格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策剖析案牘敷陳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術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八月詔曰明經進階雖著於甲令儒道敦俗宜申於



舊章其選人有能仕優則學所業不廢者當在甄拔以示勸獎其能舊經外更業者准初出身例加階是月勅嶺南及黔中叅選人曹如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內簡勘使了選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銓注使畢其嶺南選補使宜移桂州安置

九月二十七日勅應南州每府同一解嶺北州及黔府管內州每州同一解各令所管勘責出身繇歷選數考課優劣等級作簿書先申省省司勘應選人曹名考等一事以上明造曆予選使與本司對勘定訖便結階定品署印牒付選使其每至選時皆須先定所擬官使司團奏後所司理覆同但憑進畫應給籤告所司爲寫限使奏勅到六十日內寫了差專使送付黔桂等州州司送本州府分付

九年十月勅如聞朝官子弟未曾經歷卽坐要司及京畿并州縣理人官或侍郎受財追遊怠墮或恣行決罰妄作姦非刑憲不可偏矜父兄莫能訓導苟陷於法良軫于懷宜令本司及州府長官按實驗察有此色并少年未諳時事可移與閑慢官

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勅要官兒子少年未經事者不



得作縣官親民  
十二年三月詔曰文武選人十月下解既逼銓注勘  
簡難周不能自親並委猾吏恣成姦濫爲蠹尤浮自  
今以後兵吏兩司專定負外兩人判南曹事每年選  
畢起五月一日所是文狀卽預勘責關簡判南曹官  
親自就覆每包攢作簿書對本司長官連署印記不  
得委其胥吏勘責畢各具人數奏聞其判南曹官所  
司卽進名朕自簡擇以陳希烈席豫判吏部南曹劉  
同升源復判兵部南曹  
其年大子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臣聞易稱君子思

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  
見勅旨勅刑部尚書韋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  
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  
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  
司然則居上臨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  
能感物抑又聞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  
之也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  
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嘗  
曰欲按下省司文簿矯曰此自臣之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宜就黜退陛下宜卽還官帝慙



迴車而反又陳平郿告者漢家之宰相耳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故知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况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曹之事頃取恠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依舊以三銓爲定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勅比來所擬法官多不慎重或以資授或未適才宜令吏部每年先於選人內精加簡試灼然明閑法理者留擬其評事以上仍令大理長官相加簡擇並不得授非其人

十五年九月勅今年吏部選人宜依例糊名試判臨時考等第奏聞

十六年五月十日勅諸蕃應授內外文武官及留宿衛長上者共爲一甲其放選蕃者別爲一甲仍具形狀年幾同爲一奏

十七年三月詔曰邊遠判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於選人內揀擇彊幹堪邊任者隨闕補受秩滿量減三兩選與留仍加優獎是日詔曰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官貪闕非安穩者所授官在任經一考以上宜量與改轉



十八年四月侍中裴光庭以選人既廣嘗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爲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遷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嘗規而求財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欲壓例而已

五月十一日勅附甲授官無闕者却牒中書門下改擬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應授官較考叙功累勲有失者門下省詳覆有憑卽爲改注

十二月詔曰設官分職本資共理無隔中外更遞出入比者考官計年除改緣其任久量與遷移遂長僥求爭次入考所司情故公然遣來若更因循有損風化今年考使事了並勒還州必政理著聞當別有處分其年齒衰暮疾疢積無別憊違者宜聽致仕

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裴光庭奏文武選人承前三月十日始畢比團甲已至夏末自今以後並正月三十日內團甲至二月內畢



六月二十八日蕭嵩奏吏部選人請准舊例至三月三十日團甲畢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曰古者諸侯舉士必本於鄉曲府庭署吏亦先於能行所以人自束脩官無欺政及乎魏承漢獎權立九品今之吏部用是因循久任漫多爲法轉密然於濟理求才未聞深識持衡取事徒立煩文朕寤寐永懷每以招悵夫琴瑟不調者改而更張法令不便者義復何異頃者有司限數及拘守循資遂令銓衡不得探拔天下賢俊屈滯頗多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限分

品爲差若如所制之文六十尚不離一尉有才能者始得如此稍敦朴者遂以終身繇是取人豈爲明恕自今以後選人每年摠令赴集仍舊以三月三十日爲限其中有才優業異操行可明者一委吏部臨時擢用費於取實何限嘗科雖遠郡下寮名迹稍著亦須甄拔令其勸勉俾人思爲善之利俗知進取之途朕所責成實在吏部可舉其大畧令有所依比者流外奏申乃引過門下簿書堆盈於瑣闥胥使填委於掖垣豈是事宜過爲煩碎自今以後亦宜依舊

先是  
裴光

庭爲吏制循資格光庭薨蕭嵩爲中書令與光庭不協以資格取士不廣故奏改之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詔王子未出閣侍讀侍講侍文侍書並取見任官充經三年放選與處分習藝館諸色內教通取前資及嘗選人充經二年以上選日各於本色量減兩選與處分左右衛三衛及五品以上子孫經七年雜衛三衛經八年勲官經九年並放選與處分

天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勅諸州醫學生等宜隨貢舉人例申省補署拾年與散官恐年歲深久簡勘無憑仍同流外附甲  
八載六月十六日勅百授官宜待攢符

九載三月十三日勅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况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獎擢自今以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畿望繫上中每等爲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評事其朝要子弟中庸未歷望畿縣便授此官旣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以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擬  
十一載七月詔曰政理之源實惟選士銓綜之道必在至公比來文武選人調集者及於留放未日引通



或甄鑒匪周或紀綱不一以資取捨詎免流言須議  
事以制法亦因時而革弊自今以後吏部選人宜審  
定格限頒示令集銓之日各量官資書判狀迹功優  
據闕合留對衆便定豈惟免淹時日抑亦共表公平  
見收者既無濫升被放者亦當歛分則自近及遠以  
絕倖求其有宏詞博學或書判特優超越流輩者不  
過限以選數聽集其武部選人試日較等第功優亦  
對衆便從留放仍永爲嘗式並作條件處分  
是月勅吏部選人書判藍縷及雜犯不合得留者不  
限選數並放除此之內先從選淨人一槩並留其選

淨被放人選淺得留名其留放逗留榜示選人各令  
知悉仍以單狀奏聞不須更起條目

十二月二日吏部尚書楊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集銓  
日便定留放無長名遂詔文部選人調集者宜審定  
限格令集銓日量官資書判狀跡功優據闕合留對  
衆便定  
十三載三月二十八日勅爲授官取蜀郡大麻紙一  
張寫告身

七月二十七日勅如聞嶺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  
今以後其嶺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



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舉仍委去使准我考試有  
 堪及第者具狀聞奏如有願赴京者亦聽其前資官  
 并嘗選人等有詞理兼通才堪理務者亦任此選及  
 授此官

肅宗至德二年二月詔其刺史上佐錄事參軍縣令  
 委中書門下速於諸色人中精加訪擇補擬判司丞  
 以下宜令所繇先於兩京潛藏不事逆賊及故託疾  
 病官中簡擇考資深才堪者詮注續發遣  
 乾元二年三月丙辰詔自來諸州府多有奏請官者  
 或先無闕員所司雜授想即與贊深紊紀綱自今以

後州縣官有灼然衰暮暗弱無政及犯賊私切須與  
 替者仰具事繇聞奏如緣軍州文要官吏部任簡擇  
 并具闕繇聞奏所奏人皆須具歷任考第甲授日月  
 同奏  
 三年閏四月詔設官以理本在安人迺遷之政務於  
 利物今窳瀛之內兵革未清加以時或不登物皆踴  
 貴軍儲是惡廩稍靡供冗官之流固甚勞弊其京閑  
 司官等有材堪釐務者宜令中書門下即類例量資  
 歷出授外官

代宗寶應二年七月制刺史縣令自今以後改轉刺



史三年爲限縣令四年爲限員外及攝政官一切不得釐豫

廣德元年二月勅諸州府及縣令今後每有關官宜委本州府嘗日牒報本道觀察節度及租庸使使司具關繇附便使牒中書門下送吏部依關准式處分其所闕官有職務稍重者委本府長官於見任及比司官中簡擇權令勾當正官到日停不得更差前資及白身等攝吏部及制勅所授官委中書門下及吏部甲制勅出後三日內下本州准令式計程水一月不到任本州報中書門下吏部用闕如灼然事故准制勅留不在此限其違程人六品以下本色內殿一兩選許同會闕不成人例五品以上停一二年其殿選人諸州諸使不得奏用

二年二月制臺省之官事資履歷刺史縣令任在親人職務所更是爲理本其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等取曾任刺史者郎官亦取曾任縣令者并所選御史亦宜於錄事叅軍縣令中簡擇仍須資歷稍深者其有官非累歷才行特堪任用者自布衣以上任所在聞薦委中書門下尚書省考試堪任者不在此限其天下諸州府長官及縣令有清白著聞善政稱最能



招緝逃亡編附復業戶口增多者具狀聞奏朕當差人按覆典所舉狀同者超資進改又諸州府授官違程不到任六品以下各於本色內殿一兩選同會闕不成例處分五品以上停一二年與處分餘職者其三月詔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御史五品以上諸同正員三品以下諸王駙馬中要周禁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縣丞簿尉從京兆尹魏少游所請

永泰元年七月詔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官及本貫隣縣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

大歷元年二月詔許吏部選人自相舉如任官有犯坐舉主從吏部侍郎王延昌所請

四年正月吏部以選士多闕員少請用授官計上日成三考闕許之

六年七月十四日宰臣奏請自今以後勅授文武六品以下官勅自後付兵吏部附甲團奏

十二年六月勅見任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尚書省三品以上子孫合授官者一切擬京官不得擬州

縣官

德宗大歷十四年五月癸亥卽位六月己亥朔德宗



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諸州刺史上佐自今以後准式入計

建中元年正月制嘗叅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及大理司直評事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其月勅大理法官及太常禮官宜委吏部每至選時簡擇才識相當者與本司商量注擬

二年七月關播爲給事中舊例諸司中庫皆是省吏掌知爲獎頗久播始定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與元元年六月詔應去冬奉天行在給勅牒授官人等宜令中書門下簡勘牒及憑據分明卽依授官月日進畫以後簡官日並畫日爲定不得用所行下月日

十月詔軍衛及率府五品以上正員武官得替及以禮去任者宜令兵部准五品以上天官例每年作格限條件開奏

是年勅吏部侍郎劉滋知洪州選事

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

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十一月嶺南選補史右司郎中獨孤恂奏伏建中四



年九月一日勅選補條件所注擬官便給牒放上至上都付吏部團奏給告身勅旨准式處分

貞元元年三月勅宜令清資嘗叅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叅軍者所可依資注擬便於甲歷具所舉官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政理尤異及無贓犯事跡明著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當議褒貶仍長名後二十日內舉畢仍永爲嘗式七月吏部奏選人淹滯多時理須權宜發遣請量取建中四年授官至今計日成考三闕注擬其授替人皆於嘗例稍屈宜董事優當委所司選限畢後具所用闕人名銜聞奏至選日各減一選

二年正月詔曰叅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以下清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項者令內外新授官人三日內上表舉一人自代欲於中選才堪者任用比來所舉少有據實殊乖素來求才之意自今以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如有政能行義藝業勞効各分拆言之

二月京兆尹鮑防奏咸陽縣令賈全是臣親外甥伏准廣德二年三月十一日勅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



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正員三品以上諸王駙馬等周碁以上親及女婿外甥等自今以後不得任京尹兆府判司及畿縣令兩京縣丞簿尉等者詔曰功勞近臣至親子弟既處繁劇或招過犯寬宥則撓法取責則虧恩不令守官誠為至當賈全等十人昨緣畿內凋殘親自選擇事非嘗制不令避嫌  
三月吏部奏劇准今年二月十三日勅除臺省嘗參官餘六品以下並准舊例部付本司處分者其六品以下選人中有人才書判無闕相當承前准格皆送中書門下又立功狀奏請要有褒揚等令並委本司

注擬即不同嘗格選人若無闕相當一一令待續闕事即停滯必招喧訴應緣功狀及非時與官合授正員額內并選限內無闕注擬者伏請量事計日用成三考闕如臨時人數稍多注擬不足灼然須處置發遣即請兼用兩考以上得資闕并畢人才資序注擬訖准勅送中書門下詳定可否其六品以下有官資稍高合入五品縱非五品亦請依前送各勅旨兩考闕不在用限其三考闕如非當年准格令用除別勅授官人外亦不在用限如闕員不足選人事須處分者臨時奏聽進止餘依二月勅

二月勅實錄不載



其月又勅五品准式不合選補使注擬宜付吏部簡  
勘訖送中書門下其據資叙却合授六品以下官任  
便處分

五月吏部奏伏准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諸州  
府及京五品以上官停使下郎官御史等宜付所司  
作條件聞奏省緣諸色功優非時授官闕員稍多請  
作節限許集上州刺史兩府少尹四赤令停替後許  
一月日於都省陳牒納文狀畢簡勘同具繇歷每至  
月終送名中書門下仍請不試太原河中鳳翔江陵  
成都興元府少尹赤令及原兆鵬赤令中下州刺史

諸使不停減郎官御史等停官當年並聽集六品以  
下嘗參官以禮去任者當年聽集宜員官京兆府先  
申中書門下省簡勘未成失文曆者其中先東西在  
遠不及選集並請依後許合集人限所在陳牒隨例  
赴集選人有明經進士道舉明法出身無出身人有  
經制舉宏詞拔萃及第判入等清白狀陟狀并曾有  
上下考較奏成及考義各聞制及勅褒獎者或曾任  
郎官御史起居補闕拾遺太嘗博士兩府畿赤官使  
下郎官觀察使節度都團練防禦度支水陸運鹽鐵  
使留守判官支使推官書記等制勅分明



貞元元年十二月以前離任者一切聽集併六府少尹鵬赤令並不在此試例應未及一考以下被替丁憂服滿廢省患解侍親解并隔絕不止州府縣昇降等官並聽當年集緣未得資望准六品以下選人例所試狀縱入下等望臨時據人材定留放其違程上人經免殿者聽集仍却還本道本色官應准格未合集人其中有文詞博瞻學術精通灼然爲衆所知亦任於所在州府程狀本州長官精加選擇堪獎拔者具解繇送依例赴集至省審考覈有才實相副別狀送名如有渝濫其本州署申解牒本判官量事科罰四品五品官中庸衰疾情願致仕官者但是正員官不限考數任於所在州府陳牒依合集人狀樣通繇歷准前送本道觀察使上省不用身到禮部附學官先及第人黃蘭吏部者並聽集准例式狀定留放應集合試官並望准舊例狀一道仍准建中二年格例及大曆十二年六月制請條委左右僕射兵部尚書侍郎同考試其狀考入上次等具名所試狀依限送中書門下其考入下等者任還

七月復置吏部小選

七月詔實錄不載

二年十一月十日勅嶺南黔中選舊例補注訖給牒



放上其俸除手力緡筆園厨雜給之外餘並待奏申  
勅到後據旨給付其福建選補使宜停其桂黃泉建  
賀福韶等州宜依選例省補

四年正月一日詔額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  
停諸道幕府判官及軍將比奏改准例多超日應從  
散慢入清望官者並拆資處分

八月吏部奏伏以報難已來年月積久兩都士庶散  
在遠方三庫勅甲又經伏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  
欺混見官者謂之孽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乃至制  
勅旨甲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比來因

循遂便滋長所以選集加衆真偽混然實資簡責用  
甄涇渭謹具錄歷狀樣如前伏望委諸州府縣於界  
內應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樣通狀限勅牒到一月內  
畢務令盡出不得遺漏其勅請令度支急遞送付州  
府州司待納狀畢以州印印狀尾末縫相連星夜送  
觀察使司定判官一人專使勾當都封印差官給驛  
遞驢送至省上都五百里內十二月上旬到千里外  
中旬到每遠較一千里外即加一旬雖五千里外一  
切正月下旬到盡黔中嶺南應不合北選人不納文  
狀限其狀直送吏部曹不用都司發人到日所司勘



會卽姦僞必露冤抑可明如須盤問卽下所在州府責狀其隱兩未盡及在遠不及期限者亦任續通依前觀察使興送所在勘責必有灼然踰濫事跡著明者據輕重非條件商量聞奏庶稍澄流品永息踰濫勅旨依奏

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勅除嘗叅官及諸使判官等餘並附所司申其兵部選人亦准此

六年二月詔吏部續留選人新授官者至來年二月之任初吏部侍郎劉滋李紆以去冬選人無缺員乃奏請代貞元五年授官計日成考者三百五十員令

至今年八月之任議者非之於是諫議大夫韓章抗疏曰竊見去年選授官者多以六月七月方至任所扶老攜幼不遠數千里以就一官到纔經年遂見停替又見在留中人多有注貞元四年闕者准格至來年正月赶上其續留人注五年闕者遽以今年八月便上一等用闕一等授官五年闕者授替在前四年闕者准格上仍在後事交非允可矜今制命已行難於改易其所授官人請令至來年二月上赴從之八年二月戶部侍郎盧徵奏內外官應直京百司及禁軍并因親勒留官等若勅出便帶職事及勒留京



官卽合以勅出爲上日外官以勅到爲上日如今司  
未經奏聞卽合同赴任者例准貞元六年二月二十  
四日勅待甲出後省符到任日支給俸料者若甲出  
未帶勅留官簽符先下州府支替理例未免喧爭伏  
請起今以後並須挾名勅留勅到任方爲上日支給  
科錢其附甲官有給脚依前勅留直諸司者待附甲  
後簽符到州爲上日支給課料異塞僥求庶絕論訴  
勅旨宜依

是年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  
人舊事吏部嘗每年集人其後遂三數年一置選人  
猥至文書多不可尋勘真僞紛雜及因大爲姦巧選  
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  
人贄乃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新分計闕集人年以  
爲嘗其弊去十七八天下稱之

九年七月以縣令四考爲限無替者宜至五考  
十一月制以冬薦官其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  
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試時務狀考其通否及歷  
任考第事跡定爲二等並舉主各姓錄奏仍令御史  
一人監試如授官有課効尤著及犯賊不任者仍委  
御史臺及觀訪使聞奏以殿最舉使



十二月制自今後應諸色使行軍司馬判官書紀叅謀支使推官等使罷者如是簡較試五品以下不合於吏部選集並任准罷使郎官御史例冬集季聞奏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建中元年正月十七日勅諸州府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內上佐宜四考停其左降官不在此限者五品左降官既不許停祿科六品以下未復資已經四考未量移間其祿料伏望亦許准給勅旨祿料宜准天寶六載七月十四日勅處分餘依嘗式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劉剔等並量移授官故事

量移六品以下官皆吏部旨授至是始特制授之

十三年三月詔於吏部選人中簡擇通事舍人

十四年八月故懷澤縣主婿簡較右贊善大夫竇克構伏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簡較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宜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叅軍隨例詣選詔竇克構宜令赴選仍委有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以後郡縣主婿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簡較官俸料者亦准此處分其餘先是兼試同正員等不在選序者停簡較官俸料任便赴集有司據簡較官量



降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與解褐正員官

十五年六月詔吏部奏選人依前二月三十日以前  
闕奏畢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等專委郎官恐不詳  
審共爲取舍適表公平每至留放之時皆就尚書侍  
郎對定既上下簡察庶任得人

十六年十二月罷吏部覆考判官先是每歲吏部選  
人試判官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考訖中書門下覆  
奏擇官覆定侵以爲例至是中庸侍郎平章事齊抗  
奏言吏部尚書侍郎已朝廷精選不宜別考重覆其  
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問後一歲遂除覆  
考判官蓋因抗所建白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銓選部

卷之六十三

二十三